

崇實書院課藝



絕不爲親論

美言式齊且不賦美不書

國子監董禧祺

記曰君父之讐不共戴天解之者曰謂必復讐不與兩立也難者曰人子復讐將刺刃於仇人之胸而後爲快矣假令殺父者非出於他人而出於其母則亦將殺其母以爲快乎將坐視其殺父而但脩子職於其母乎曰妻以夫爲天以妻而戕其夫法所不宥也其罪固可殺也但由王法言之是爲以妻戕夫而由其子言之則是以母戕父王法不赦有罪宜也爲子而刺刃於其母則必有大不忍於中者而不能執有罪不赦之律而斷然以行之者也然則如父讐何也曰坐視父讐不可殺母以快心不忍聖人於此有權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一

焉何謂權絕不爲親也昔者魯桓公薨於齊文姜實與弑公當是時魯臣民請彭生除之而姜之在魯如故也顧姜雖在魯魯莊公不以之爲母國人不以之爲小君不容於魯因而遜於齊遜遁也稱遜者絕之也稱夫人者甚之也夫人而去其氏姓者明不爲親也此聖人褒貶之微意於行權之中而仍寓執法之旨所謂削則削者故左氏以絕不爲親爲禮明乎姜之宜絕而不可殺也杜氏謂文姜宜與齊絕而復奔齊因去姜氏以示義固誤會左氏之說若公羊以遜齊爲念母穀梁以爲接練時錄母之變皆因經無夫人至之文疑此時姜尙在齊耳不知姜不書歸者統於君也觀三

月○書○遜○於○齊○從○前○之○歸○可○知○矣○且○公○穀○明○言○遜○爲○諱○奔○若○果○在○齊○  
則○何○奔○之○有○按○喪○服○四○制○云○十○三○月○而○練○自○桓○十○八○年○夏○四○月○公○  
薨○至○此○裁○十○二○月○於○禮○亦○未○當○練○祭○此○說○啖○氏○已○早○闢○之○宜○無○足○  
信○也○又○按○方○望○溪○云○姜○何○以○遜○於○齊○魯○人○創○鉅○痛○深○通○國○曉○曉○姜○  
不○自○安○爲○自○全○之○計○也○不○書○姜○氏○人○受○生○於○父○母○則○有○姓○氏○以○別○  
於○禽○獸○姜○氏○淫○於○同○氣○而○賊○其○夫○人○道○絕○也○此○說○甚○正○但○未○明○乎○  
左○氏○之○以○絕○之○爲○禮○耳○或○曰○猶○書○夫○人○魯○親○之○而○不○能○絕○之○也○以○  
絕○不○爲○親○爲○禮○知○親○之○而○不○能○絕○之○爲○非○禮○矣○曰○是○不○然○左○氏○以○  
傳○釋○經○但○發○明○經○旨○而○已○非○有○曲○說○也○若○如○所○云○則○是○明○其○爲○禮○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二

以○見○當○時○魯○君○臣○之○非○禮○乃○主○文○譎○諫○之○流○豈○所○以○釋○經○乎○且○削○  
其○姓○氏○而○猶○書○夫○人○者○正○謂○以○君○夫○人○而○禽○獸○其○行○是○則○可○絕○者○  
耳○所○謂○甚○之○也○豈○親○之○云○乎○竊○嘗○觀○後○之○解○左○氏○者○而○不○能○無○疑○  
義○因○論○而○著○之○

筆力峭刻是吳淵穎一派

劉向揚雄優劣論

鄭德瑣

世稱漢儒以劉向揚雄並舉。嗚呼。劉向乃聖經之功臣。而揚雄則名教之罪人也。向以漢宗室疏屬。用經術進身。其立朝風節。不詘於許史之貴。不懾於恭顯之權。晚年猶因災異上封事。直陳王氏之盛。必危劉氏。能言人之所不敢言。以視蕭望之。周堪諸賢。可無愧色。若雄者。乃向子。劉歆比耳。咄咄莽大夫。顧可與中壘之賢。絮長較短哉。然而愛雄者。則有故矣。或好其工爲辭賦也。或喜其所著之書。以爲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也。或曰。雄之爲人。澹於仕進。不慕榮利。好古樂道。蔚爲名儒。未可以美新一論而少之也。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三

夫辭賦閎麗。雄所著之十二篇。非不駕劉向之三十三篇而上之。然雕蟲小技。雄方引悔之不遑。以是與向較優劣。必非雄之所屑。至雄所著書。依託經義。務爲奧澀。以眩後人。有之。而道不加明。無之。而道不加晦。視向之校定諸經。羽翼羣聖。其優劣何如。若其澹泊寡營。專用心於內。則雄之欺世而盜名者。卽於是乎。在吾嘗謂天生雄於王莽之世。可謂位置得宜。以莽一竊位之雄。雄一竊名之莽也。擬易則太元作焉。不自知其非聖人也。擬論語則法言作焉。亦不自知其非聖人也。豈以聖人垂教之書。謂若辭賦之細。可規規焉摹仿而爲之哉。奈何擬司馬相如不已。進而擬屈原。擬屈

原○不○已○乃○至○進○而○擬○伏○義○文○王○周○公○孔○子○也○惟○以○雄○較○向○子○劉○歆○  
則○差○覺○雄○優○而○歆○劣○歆○之○七○略○卒○其○父○未○竟○之○業○不○爲○無○功○而○以○  
名○父○之○子○黨○惡○濟○奸○甚○至○改○名○應○讖○覬○覦○非○望○則○直○欲○并○名○位○而○  
竊○之○是○莽○與○雄○合○爲○一○人○矣○向○不○幸○而○生○歆○設○雄○不○以○莽○大○夫○敗○  
名○不○幾○使○童○烏○預○元○者○笑○人○門○第○耶○嗟○乎○西○漢○之○季○儒○者○蔚○興○而○  
言○父○子○之○相○繼○則○向○歆○見○稱○言○後○先○之○相○望○則○向○雄○並○舉○前○路○之○  
導○後○起○所○欣○掉○何○歆○與○雄○之○幸○而○向○之○重○不○幸○也○

功臣罪人二語已定獄詞借歆比例亦不嫌深文刻酷

劉向揚雄優劣論

袁堯年

昔班史於劉向傳贊並稱揚雄爲博物洽聞通達古今所以推崇之者甚至至揚雄傳贊則又詳載其出處及桓譚諸儒之論抑揚吞吐褒貶之意隱然言外亦可以想見其爲人矣夫論雄之學當視劉向無愧色向感災異而論洪範戒趙衛而傳列女鑒往古而著新序說苑大都闡發義理推明經訓而歸之於聖賢之道粹然儒者之言也雄則草太元法言折衷孔子而持論不詭於正後之君子至推爲孟荀之亞列之儒家未爲不可何嘗出劉向下哉乃若其品則向之優於雄也遠甚方雄之泊然自守三世不徙官視人世名位烜赫若無所芥蒂於其中及新莽篡竊不潔身遠去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致有投閣之禍所謂清靜寂寞者固如是耶若劉向者當元成之間連上封事絕無忌諱忠愛慚怛義兼詩書雖年餘七十倦倦漢宗固未嘗一日忘也班史云子政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則向之係於社稷輕重何如也以視雄之委蛇取容周章失據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雖然雄之品固遜於向矣而議者至與歆同類而共笑之則又不可雄之劇秦美新也蓋以秦比新語諛而意刺洪容齋所謂不得已而作也若果撰符命稱功德當與國師公同列雄復不侯者何也由此觀之雄之人澹泊

則有餘節義則不足較其志可原而其學乃成名於後世矣

一 卽就班史傳贊尋出閒隙兩人優劣之分已隱然言外用筆亦極抑揚頓挫之妙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六



崇實書院

崇實書院

崇實書院

劉向揚雄優劣論

竺士康

世之論劉揚者多矣。劉優揚劣。定論也。余則曰。劉之所以優揚之。所以劣者。無他。由學術也。當炎漢之時。其學不一。有黃老申商。各隨所習。分門而別。戶至孝武時。董江都出。發藻儒林。本原經術。子政之學。所從出者也。司馬長卿。振翰擒文。工於詞賦。子雲慕之。亦傳其學。夫江都之學。猶河嶽也。潤千里。鎮九州。越萬世。而不易。長卿之學。猶雲霞也。形雯景霽。光景麗天。及求其實。則無所有。故子政法江都。而通經致用。子雲效長卿。而文肆質。難爲優爲劣。由學術也。間嘗取班書劉揚二傳。核之子雲之摹擬。長卿有其明文。子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七

政之法。江都未有證也。然竊怪其學。何酷似江都。及讀仲舒傳贊。始恍然矣。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日加筮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子政之重江都。如是。其有不儀其人。傳其學哉。余故曰。子政之學。出於江都也。當夫西京末造。外戚擅權。將移漢祚。附之者昌。迕之者亡。雖親信如張禹。帝辟左右。間之尚懼於王氏之勢。而不敢言。子政特宗室疏屬耳。知漢與王氏不兩立。則上封事。以摘其姦。使帝納其言。而行之。漢祚不至移也。其他見政治之廢弛。則作五行傳。以警之。見後宮之侈奢。則作列女傳。以戒之。其所以爲社稷之計。審安危之機。蓋與江都天人之策。同。



班孟堅備載其封事於列傳亦以其言爲河嶽足以潤千里以鎮九州有裨於實用者也此子政之所以爲優也至於子雲則不然言事不過甘泉長楊羽獵諸賦載道不過法言元經及乎晚節委身臣於新莽卒至投閣爲當世笑大節如此而猶以道自任不亦儼乎夫子雲非於道無所見特其初溺於詞賦家後悟其非遂薄爲雕蟲小技然欲出其樊籬則未能也故其言不足以載道行不足以爲法雖文如彤雲景靄光景儷天而求其實則無所有此長卿子雲之所以無益於心身無補於君國致病之根源也然則學術者猶道路也得其正途而行之可以陟華岳之巔升昆侖之虛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八

燕趙齊楚吳越無地不可以適子政是也陟乎歧途如歷一州之地雖望見他邦之美欲舍此適彼終有崇山峻嶺長江大河爲之阻而不使其越子雲是也此其優劣之所由判也

其二

今世有尙訾齷之言者語人曰鮎埼亭集論劉向揚雄優劣以謂劉優於揚曝書亭集論揚雄則比於鄧析少正卯自余觀之劉非智計之士揚有高世之行揚優而劉劣也於是眾人駭而詢其故則曰獨不見夫醫者乎製一方可起人之死疾其術未爲不奇也然進方於病者無以炫其耳目病者視爲尋常置勿服則有方與

無方等有術與無術等臣之爲君畫策亦猶是也。劉向見王氏柄政有葉盛傷本之意。上封事請削之。帝納其言而不用。卒成王莽之篡。昔范雎山東一匹夫也。西入秦見昭王一言而去穰侯。穰侯過於王氏。劉向親於范雎。一用一不用。無他。不足以炫人耳目也。夫言匪難言之。能使人主行則爲難。向之封事猶之進良方於病者。病者勿服。則亦有方與無方等。有術與無術等。故曰。向非智計之士也。當董賢用事時。朝士爭附之。雄獨皦然無所汙。其砥礪名節可知。豈有爲莽大夫之事哉。且其年祇七十。有一不逮天鳳五年。昔人以美新投閣。謂是谷永。劉揚二人中。雖不知孰是。要之非雄也。因折其說曰。醫如扁鵲。不能使病者必服其方。聖如孔孟。不能使列邦皆行其道。未可謂扁鵲之術不高也。孔孟之道不尊也。今向料王氏必危。漢室廡上封事。帝納其言而不用。帝之咎也。於向何尤哉。而必欲責之。如范雎之去穰侯。出於縱橫捭闔。是亦枉道而求濟者也。儒者勿爲也。董賢用事。雄方草元經。皦然無所污。出於自敘之言。不足信。至其入京師也。年已四十有餘。成帝方祀甘泉。時永始四年也。其明年王根柄政。遂薦雄。是確鑿有據者。自永始至。天鳳五年。計三十年。何云年數不符。今必欲爲之諱。而遷過於谷永。豈知永死在王根之世。有其明文。美新之作。至今具

在其文則瓌詭連狝非他人所能爲出於雄手審矣是則雄雖以道自任而梯榮希貴不顧名節之人也而謂有高世之行乎哉由是觀之向賢者也雄不肖者也相去直不啻霄壤曝書亭鮎琦亭二集所言不爽也筦子曰毀譽賢者之謂譽推譽不肖者之謂僞世之以揚爲優以劉爲劣者其斯類也夫

推本學術窮源溯流行文之起伏呼應亦純法古文次故設疑陣而仍歸於正亦足另樹一幟



其學而流於濶濶行文之體其氣味古交天始疑其以世愈窮以體益狹其視衆出夫  
一葉思言不衷也矣乎曰題皆習者本顯皆其顯不肖者  
其體亦向發者也其不肖者其法直而折其體亦向發者也其  
取自君而射榮希貴不顧名節之人也而謂有高世之行乎哉由  
其文則瓌詭連狝非他人所能爲出於雄手審矣是則雄雖以

陳壽三國志不帝蜀論

鄒宸笙

夫三國志有蜀○非他○實漢也○以其偏於蜀○故曰蜀漢○漢自高帝除  
無道秦混一區夏○由西漢而東漢○迄於後漢○漢幾亡矣○蜀主以孝  
景之子○中山靖王之後○欲匡扶漢室○而迫於曹魏○繼得諸葛相與  
輔佐○建號西蜀○以延漢祚○惜吳交不終○同爲魏虜○而稱蜀者○不能  
去漢字○國雖偏安○固堂堂正統也○陳志乃以帝尊魏○以蜀等吳○忍  
不稱帝○習鑿齒漢晉春秋○雖經改正○而涑水通鑑○猶襲國志○則承  
祚始作俑也○所謂壽之謬○萬萬無辭者○其能免讀史者之口實哉○  
雖然通鑑之不帝蜀○揆之於例○於勢均○無所當○而國志之不帝蜀○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十一

其例○其勢實有不能違者○矣○何則○陳雖起於蜀○而曾仕魏時○又適  
爲晉○晉雖篡魏○號承魏統○不帝魏○將不以晉爲帝乎○旣帝魏○將復  
以蜀爲帝乎○陳負良史才○雖撰私史○而越例越勢○公然帝蜀○而不  
帝魏○耶○温公不察○乃因以入於通鑑○黃權對明帝之言○遂足爲典  
要○哉○宜朱子綱目出而謾正也○然則三國志不帝蜀○承祚信未嘗  
謬○而當見諒於論世知人者○矣○顧以此論不帝蜀○讀國志者○猶夫  
人而能知吾嘗推其用意○實無事不欲帝蜀○春秋之義微而顯○志  
而晦○承祚其秉之矣○故欲觀其所奪○先觀其所與○國志有評無贊○  
魏吳皆亂賊○不以贊長亂○而於楊戲傳○獨贊蜀之君臣○以示別於

魏曰武帝曰明帝於吳曰吳主於蜀獨書曰先主以不忘故國此其與之之深意也蜀得國最後失國最先吳據江表魏以篡相繼原不足當一代之制故無表志而蜀所用皆漢儀法雖無表志亦必能傳此又其奪之之微意也外如漢中王武擔山卽皇帝位文與夫羣臣勸進表悉特書而大書至於魏氏受禪碑則竟削之試問是何意乎而又嗟嗟於不帝蜀乎且更徵之於武侯傳世以陳父坐馬謖敗而爲諸葛所髡故於武侯傳有微詞今觀傳敘與評道武侯生平獨見其大可與古大將古大臣比烈而又撰定其詩文以示來茲試問魏吳諸傳人曾有是歟蓋其處世實無一端可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以帝蜀而其用意實無一事不欲帝蜀也是則三國志所以不帝蜀而猶之帝蜀也夫  
用筆清俊末段出陳壽罪處尤有見地

陳壽三國志不帝蜀論

陸智衍

作史難○讀史尤難○作史之大要○曰明義理○審時勢而已○然理與勢不相合者○也○循理必違勢○因勢必妨理○此作史之難也○讀古人書○貴論其世○苟守經理而不達權勢○則昧乎當日之情形○信口詆評○使古人用意之處○無由昭揭於後○祿而受誣者多矣○此讀史之難也○陳壽志三國○紀魏而傳吳蜀○議之者曰○三國鼎立○稱帝魏之不能○有吳蜀○猶吳蜀之不能有魏也○壽獨以帝當魏○而以臣視吳蜀○此壽之失也○夫議之誠是○然吾則觀乎壽之用心○實禁格於勢之萬不得已○而非敢背理以冒天下之不韙也○何以知其然也○帝蜀崇實書院課藝卷四

之說○始於東晉習鑿齒○而盛於南宋諸大儒○習氏之帝蜀○在典午東遷之後○南宋諸儒之帝蜀○在天水南渡之後○皆爲偏安者○存正統○審於勢者也○壽仕於晉○則宜尊晉○晉承魏紀義○無兩帝○則宜帝魏○帝魏○卽帝晉○亦審於勢者也○使不審乎勢○而概繩以理○則西晉北宋諸人○豈無一能明理者○而何不聞有帝蜀之說耶○此可質諸天下後世者也○且吾又考壽之原書○旣無本紀之稱○并無列傳之目○不別異吳蜀○以他稱○統名之曰三國志○壽固未嘗有帝魏之心也○吳志於孫權則稱帝○而後猶書其名○蜀志則不書名○而稱先生○後主壽○又未嘗無帝蜀之心也○因禁格於勢○不得不稍違乎理○帝

魏而寇蜀。其用意正自有在。今不察其用意。而漫詆之曰穢史。亦豈足服壽之心哉。文中子曰。使陳壽不美於春秋。遷固之罪。歇庠有以窺其隱矣。

陳壽帝魏實非本志論從彥威紫陽所處之勢以徵其不得已之苦心是謂隻眼獨具



念若小愚爾斐爾極具

別齊帝聚覽非本志齋資與禁題退與之變也

月心腹其細矣

道思罪書念小短文中子曰。論刑書不美。氣春味。敬固之操。然頭。而惑從其用意。五百百。全不察其用意。而題。悲。念。日。錄。史。本。

桑維翰論

陳崇宸

假○使○羊○皮○繭○紙○守○兒○皇○帝○之○盟○馬○絹○銀○繒○供○小○朝○廷○之○職○龍○袞○假○  
子○甘○作○孫○男○羶○裘○阿○翁○再○頌○尊○號○將○醞○觴○殿○下○永○繇○射○兔○山○河○賦○  
鞠○宮○前○長○此○調○鷹○歲○月○然○而○室○韋○非○易○壓○之○壘○纘○旒○豈○納○汗○之○場○  
馬○邑○會○盟○既○非○李○晟○之○料○敵○羶○庭○祈○請○惟○憑○魏○絳○之○和○戎○則○卽○河○  
外○列○城○官○司○任○置○關○中○歲○幣○信○使○常○通○而○西○鄰○之○責○言○難○償○東○國○  
之○膏○脂○易○竭○青○衣○酒○座○未○必○無○懷○帝○之○慙○紫○蓋○肩○輿○豈○遂○免○孫○侯○  
之○辱○哉○維○翰○當○開○運○之○始○陳○封○事○之○書○言○胡○虜○有○莫○大○深○恩○我○國○  
家○當○久○長○圖○報○紛○綸○七○疏○慷○慨○千○言○而○彼○昏○不○知○自○我○致○寇○卒○之○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十五

羽○書○南○下○廟○社○倉○皇○鐵○騎○北○來○江○山○破○碎○論○者○遂○拊○脾○於○措○薪○之○  
議○扼○腕○於○曲○突○之○謀○謂○文○淵○見○疑○識○子○陽○之○速○禍○宮○奇○不○用○知○虞○  
公○之○將○亡○斯○亦○論○古○之○恆○言○持○平○之○通○論○已○且○夫○石○晉○之○興○也○本○  
羯○夷○別○種○爲○唐○室○懿○親○當○夫○王○氏○阿○三○冒○居○牛○後○李○家○小○五○慘○賦○  
鸚○巢○既○不○能○如○寄○奴○之○起○廣○陵○子○家○之○從○野○井○方○且○拜○西○樓○之○金○  
册○稱○北○鄙○之○干○戈○既○未○壓○乎○人○心○安○足○延○其○國○脈○迨○夫○君○非○宋○穆○  
臣○奉○與○夷○歌○禿○鷲○啼○來○作○牧○豬○奴○戲○墓○草○未○宿○新○女○婿○竟○作○天○王○  
牆○茨○可○襄○舊○夫○人○居○然○國○母○內○則○二○豎○煬○寵○外○則○五○鎮○擅○兵○石○馬○  
未○鳴○銅○駝○先○泣○卽○無○莫○奚○之○寇○亦○招○江○淮○之○師○固○天○道○之○好○還○豈○



人○謀○之○未○協○嗟○嗟○橫○磨○劍○戟○頓○化○機○槍○帶○礪○山○河○只○餘○涕○淚○紙○錢○  
一○陌○淒○涼○漢○兒○之○城○麥○飯○半○孟○痛○哭○范○陽○之○寺○此○循○還○之○常○理○亦○  
今○古○所○同○悲○又○况○屯○戍○河○陽○塞○以○自○固○結○盟○漠○北○倚○爲○外○援○假○五○  
萬○騎○之○兵○割○十○六○州○之○地○議○固○創○自○維○翰○也○無○論○興○王○之○業○不○假○  
陰○謀○神○器○之○歸○本○由○天○命○他○日○者○卽○如○唐○宗○之○夷○突○厥○子○儀○之○郤○  
同○羅○拓○邊○外○封○疆○返○中○原○故○地○亦○無○解○稱○臣○之○恥○不○足○弭○亂○華○之○  
憂○乃○智○遠○方○爭○之○於○前○趙○瑩○復○沮○之○於○後○而○燕○圖○督○亢○竟○有○去○而○  
無○歸○晉○返○波○陽○遂○一○子○而○難○奪○卒○令○腥○騎○滿○應○寰○之○野○狼○烽○接○易○  
水○之○濱○河○北○蒼○生○傷○心○胡○鬼○雲○中○赤○子○引○領○王○朝○患○旣○貽○於○千○秋○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七

禍○且○亟○於○兩○宋○卽○其○始○謀○之○不○善○亦○可○見○幹○濟○之○非○才○夫○國○家○必○  
待○賢○而○治○大○臣○以○善○任○爲○先○故○冀○缺○升○朝○功○歸○曰○季○開○方○措○國○罪○  
甚○奚○吾○當○日○者○延○廣○小○人○重○威○敗○類○一○則○畀○以○節○鎮○一○則○任○以○指○  
揮○又○皆○出○自○維○翰○也○蔡○澤○之○姿○魁○顏○何○瘁○子○瑜○之○面○逾○尺○徒○長○論○  
翊○運○之○勳○已○慚○文○靜○考○知○人○之○效○殊○愧○令○公○猶○謂○其○興○石○晉○以○滅○  
李○唐○制○契○丹○以○安○天○下○亦○惟○是○貂○裘○屈○膝○承○上○國○之○殊○恩○狐○尾○低○  
頭○作○南○朝○之○孱○主○則○扶○桑○雖○賦○未○稱○浴○日○之○才○鐵○硯○可○穿○難○語○摩○  
天○之○手○者○矣○雖○然○當○五○季○元○黃○之○會○實○二○儀○閉○塞○之○秋○君○似○弈○棋○  
臣○皆○縛○袴○十○萬○人○解○甲○奇○貨○爭○居○六○七○國○連○兵○博○纂○等○戲○無○廩○面○

事仇之恥○以忘身徇國爲愚○而維翰內柄樞密之權○外顧節度之  
任○馳驅驥足○攀附龍鱗○迨服劉之鳥方來肉袒之羊○旣逆能拚一  
死○以報國不事二姓○以辱身君素盟心○依然止水彥章守節無愧  
泰山則雖非柱石○良材亦足稱疾風勁草也○

取材博瞻隸事精當文之雅健足與彭甘亭抗行



雅林新製絲事誌清文之雅健足與道甘亭抗行

崇實書院課藝

崇實書院課藝

崇實書院課藝

崇實書院課藝

桑維翰論

林景綬

石敬瑭借助契丹遂成晉業人皆謂桑維翰之功而吾則以爲維翰者晉室之罪人也當敬瑭之自太原徙天平也本宜順命奚必抗君以故楊彥詢勸其審計段希堯止其反謀趙瑩則代爲憂危薛融則諷以義理且唐之羣臣亦早慮及契丹矣其未叛也呂琦請如西漢和戎使強藩絕引援之想其既叛也龍敏欲送東丹返國令大敵有內顧之憂惜潞王不能用耳乃維翰奉一介之命恃片舌之強田欲奪牛威將假虎而契丹遂興師冀北親駕河東電發榆關星馳柏谷革鞭木鐙馬趨汾曲之營毛索銅鈴犬縱晉安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七

之寨三千里旌旗相屬十六州土地坐收獨是慕容救晉不過酬以職官回紇助唐亦祇報以金帛未嘗約爲父子也茲則北門謁見南城冊封屈膝而號兒皇稽顙而爲臣妾海枯石爛勿忘盟府之辭乾健離明妄喜同人之筮嗟乎維翰幸而成事耳否則王都嘗請救契丹矣而曲陽僨軍禿餒被殺劉崇亦乞援契丹矣而高平敗績楊衮空還而况趙延壽之在幽州契丹曾許以稱帝杜重威之降中渡契丹又命以爲君卒之徒託空言並無實效是則維翰之得遂其謀詎非僥倖於萬一哉然而禍福相倚興衰如環蕃部倒戈安重榮早圖絕好橫磨大劍景延廣復請隳盟契丹於是

大舉入侵連年交鬪九縣並下三州被焚雖衛村敗歸祇贍橐駝  
一騎而樂城襲破特頒龍鳳兩袍吳其沼乎虞不臘矣乃出帝方  
內苑調鷹隼門射兔未幾而十事見責一飯難求胡馬奚車紛陳  
階陛素衣紗帽待罪成都黃龍府負義堪羞白貂裘加身何在獨  
怪維翰開國元勳當朝碩輔際此寇氛大熾急若倒懸國運將傾  
危於累卵既乏致身之誼又無禦敵之才遂使中土人文盡陷飛  
狐道上漢家儀物都歸撲馬山頭且是時也沈斌登城罵賊殉節  
祁州王清開路奪橋捐軀渡口維翰素膺重望忝竊盛名而乃兩  
朝事去束手坐觀一尺面長靦顏苟活迨至途窮日暮計無復之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十九

竟死於張彥澤之手也奚足惜哉嗚呼知馮玉之賣國欲叩宮門  
呼李崧爲相公卒歸司獄八千銀錠難逃國史之書十萬鵠囊愧  
對相州之鬼語云君以此始亦以此終爲契丹所授仍爲契丹所  
滅享國祚者十一年垂醜聲者千百世吾故曰維翰晉室之罪人  
也

論用駢體工於剪裁逼近唐人四六

桑國僑卑事契丹滅唐興晉人皆偉其功而咎出帝之不用其言卒致於亡史論重有惜焉而不知皆捫燭之談也夫高祖之物業本無國脈特力屈勢窮借助於夷狄而遂奪人宗社燕雀巢幕必無久安之理重以嗣主昏庸楊光遠趙延壽亡國之臣內外秉政其勢不亡不止卽幸而偷安數世微特悉索奔命力不能支而世子孫使人得以兒皇帝畜之亦千古難雪之恥笑唐高祖臣於突厥太宗赫然滅之史稱盛事若爲當時晉之臣子計亦惟內清君側外脩武備并力燕雲決一死戰與其屈膝而存不如力竭而

亡景延廣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之言雖不免恃勇輕敵而其氣固猶足鼓也况是時契丹之勢少衰其主德光遠不及阿保機觀於皇甫遇榆林之戰敵眾驚遁申度奪橋之役德光遠欲北還契丹未始不畏晉白團谷之圍飛矢雨集軍士大呼請戰晉軍未始不可用設出帝有臣如李重進韓通以周世宗制敵之策制之契丹不足破也又况劉知遠馬全節白從暉等先後告捷卽張彥澤未變之時亦盛言契丹可破之狀誰謂晉師之必不用動而契丹之必不能制也國僑計不出此而始終主和偷生於旦夕凡所疏諫汲汲以不可負恩爲辭坐待敵人入寇彥澤變重威敗而

始知晉不血食夫晉之亡豈自此始耶是故開運之禍不在戰而在誤用人國僑再相指麾十五節度使人皆稱之而首用杜重威遂以敗事無知人之明而欲以妾婦之道冀綿國祚安可得耶卒亡其國并不能保其身猶不如吳巒王清輩之死得其正也晉之亡雖天意而如國僑之闇懦卽謂之誤國也亦宜  
熟悉當時局勢深中肯綮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五

蘇子高湖風樓中書

蘇子高湖風樓中書

蘇子高湖風樓中書

蘇子高湖風樓中書

蘇子高湖風樓中書

蘇子高湖風樓中書

曲端論

施福謙

余讀宋史至曲端傳未嘗不以端之才爲可用端之功爲可錄而以端之死爲可冤旣而反覆推求然後知端雖有才而才不足掩其惡端雖有功而功不足贖其罪卒之恃其才矜其功而適以殺其軀然則端之死端自取之也尙何冤之有哉夫端當建炎之時江淮失守川陝垂危河北諸將相繼敗亡而端以孤軍扼守涇原使金人不敢窺秦隴一步富平之役許張其旗猶能使敵人褫魄迨敵知其詐進薄諸營而諸將失其所恃遂至倉皇驚遁使端在軍必不至一敗塗地然則如端者其才其功足以爲當世重也明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三

矣○特是端一都統制耳朝廷使王庶節制其軍乃端不欲屬庶故檄之以邀金軍不應檄之以救延安不應而且拘其官屬奪其符印跋扈之形已同叛逆然猶曰端之不欲屬庶實庶之不足服端也至張魏公奉命宣撫旣以百口保其不叛復承命築壇拜爲威武大將軍則遇之不可謂不厚任之不可謂不專宜其感激圖報甘效馳驅矣乃以平日私憤之故前不救李彥仙於陝州後不救吳玠於彭原喪師辱國罪大惡極恭州之獄殺之者雖未必出於正然要不得謂端之無辜而被殺也要之爲將之道首在和眾故藺相如下於廉頗而趙國安郭子儀不殺光弼而兩京復之四子

者其初非無宿怨特以國家之故不敢以私而害公也乃端計不出此徒以倖倖之氣凌侮其上卒以恃才矜功之故自殺其軀而後人不察以端之死比於岳忠武嗚呼端與忠武其相去何啻霄壤哉

持議允當文亦不支不蔓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三



曲端論

范麟

曲端之死也。宋史冤之後人多從其說。謝山全氏獨不以爲然。吾謂端之罪雖無可恕。而端之死要非其罪。是固不得不爲別白者也。謝山舉端十罪。而以專殺失律。慢令負恩。囚者蔽之。端之罪誠無可道。然張浚之殺端也。信吳玠王庶之讒。而誣以謀反。指斥之名。則死非其罪。固有以招天下之議矣。史謂南宋不振。自殺端始。斯論誠謬。而謝山謂不殺曲端。陝中之軍令不肅。果何所見。而云然乎。使浚誠能信賞罰。而明紀律。則當遣援陝州之時。何不治以違命之罪。乃前之違命。則置之。後之讒言。則信之。是殺之以讒言。非殺之以軍律也。殺之以私怨。非殺之以公義也。何足以肅軍令哉。史又謂金人再犯富平。浚假端旗幟以威之。爲婁室所笑。斯言誠未可信。然周氏涉筆。謂築壇拜端之日。魏公咨詢方略。端言見兵八十萬。須斬其半。方得其半之用。斯言庸可信乎。富平之役。五路之師。亦僅四十萬人。而謂端之所將。有八十萬之眾乎。非其所將。而姑妄言之。雖殘酷者不應至是。亦適見爲野史附會之說而已。吾觀端精於治兵。明於料敵。雖非韓岳之匹。要亦一時將才也。惜其伎刻成性。很戾自用。疾李彥仙而不救。致陷於死。遺吳玠而不援。致成仇隙。則固有取死之道焉。然浚之殺端。究不足以服端。

○心○并○不○足○以○服○天○下○後○世○之○心○宋○史○著○其○跋○扈○遁○逃○之○狀○而○又○  
○明○其○殺○之○非○辜○所○謂○是○非○不○相○掩○也○中○興○聖○政○記○謂○端○不○死○一○日○  
○得○志○逞○其○宿○憾○搖○足○而○秦○蜀○非○朝○廷○之○有○則○未○免○於○苛○論○矣○謝○山○  
○謂○端○小○有○知○兵○料○敵○之○長○而○剛○愎○不○仁○伎○刻○自○用○不○樂○同○列○之○有○  
○功○名○不○顧○國○家○之○有○急○難○此○其○所○以○再○起○再○蹶○而○卒○以○殺○其○軀○斯○  
○爲○定○論○而○盛○稱○張○浚○之○忠○以○爲○非○殺○端○不○可○至○富○平○之○敗○而○亦○護○  
○之○無○亦○以○南○軒○之○故○囚○子○而○算○其○父○歟○然○知○人○論○世○者○要○不○容○爲○  
○所○惑○也○

持議得中文亦淡折有態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三五

曲端論

李翼鯤

曲端剛愎自用。凌上傲物。有取死之道。史論最稿。其罪案全。氏論之甚詳。亦無待贅。而愚則謂使端以刑憲死。非寃。以私憾死。則寃。殺端於敗軍之日。端可無辭。殺端於再起之後。端爲有辭矣。古之爲大將者。未嘗不專殺立威。如穰苴之戮莊賈。臨淮之斬張濟。亦可謂伎且狠矣。然而人心懾服者。以其經權兩協也。張魏公之殺曲端。則不然。不於荏陟之初。數其跋扈之罪而殺之。不於彭原之役。聲其僨軍之罪而殺之。旣已百口保之於前。登壇拜之於後。及所議不合。然後徐入浸潤。中以文字之禍而殺之。端雖死不瞑目矣。且千古惟無罪者能正人之罪。魏公之敗。何愈於端。已喪師而責人以失律。又豈足以服眾人之心哉。要之端有可殺之罪。雖十死不足蔽辜。而殺之不以其道。此其所以呼天而惜。鐵象也。人以張浚之殺曲端。方之秦檜之殺岳飛。嗚呼。端之生。非岳之倫。端之死。亦豈得與岳並論哉。

簡老有筆力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三

曲端論

曲端論 簡老有筆力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三

袁襄愍論

夏啟瑜

明祚百六之衰○惹王元二之會○屬有威名○越石作萬里之長城○將  
略廉頗○假九邊之節○鉞錦州石衛○寄重金湯○遼水東蟠○城堅鐵甕○  
而卒之淮陰○佐漢鳥未盡而弓藏○子胥浮江○蠅一飛而劍賜○讀史  
者未嘗不謂城堊則末顯功高則謗集○抑不知致此亦有故焉○襄  
愍以蘭成射策之年○裕終軍請纓之志○子龍有膽○乃習豹矜○伏波  
裏尸竊願○馬革興夫走卒○孫武奉以爲師○龍泉太阿○彥深視猶知  
己一爲縣令○再試兵曹○單騎出關○聚米之山川可數○先機決京畫  
灰○則形勢能詳○朝議以趙括知兵○命蒙驚出塞○亞夫細柳○負殊灑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七

上之軍光○弼臨淮○乃入子儀之壘○上趙翁孫屯田之策○澤免噉鴻  
仿李贊皇築堡之謀○城高翼雉○其駐甯遠也○大要堅壁清野○以爲  
體乘間擊瑕○以爲用戰○雖不足守○則有餘明之邊事○駸駸有起色  
矣○已而平臺蟒玉○錫卿子以殊恩○中禁虎符○拜陸生爲大將○九重  
溫詔○公卿祖道之筵○萬里征輶○鄭重尙方之劍○嚮使爲襄愍者○開  
誠布公○推賢下士○陸賈南使受方略○而後行○博望西遊與朝臣而  
無忤○卽令蕭何轉餉○不無匱乏之時○左雄衡才○或格定年之例○然  
後蠟丸飛遞○竹筒遙彈○責司農以屯膏○數銖曹之無狀○思陵未必  
不曲從○部臣未必不深愧也○而乃鑿門將出○依依兒女之言○排轂

臨○行○了○了○恩○讐○之○語○物○必○先○腐○也○而○後○蟲○上○之○人○必○先○疑○之○而○後○  
讒○入○之○逮○至○龍○井○關○前○全○軍○失○利○廣○渠○門○外○督○帥○無○功○然○後○以○矛○  
刺○盾○有○斐○成○錦○假○車○之○寵○可○坐○以○擅○專○徒○木○之○威○乃○適○以○自○賊○豈○  
無○故○哉○論○者○以○爲○朱○亥○鐵○椎○擅○殺○晉○鄙○曹○成○金○爵○私○盟○吐○蕃○斷○以○  
藩○鎮○相○吞○併○之○條○咎○將○誰○任○律○以○春○秋○無○外○交○之○例○罪○又○奚○辭○不○  
知○鋤○暴○擊○奸○去○莠○所○以○滋○苗○也○修○書○遣○使○緩○兵○所○以○作○氣○也○文○龍○  
以○鬣○鼓○纍○臣○膺○建○旄○鉅○任○不○奏○皮○島○之○績○晚○蓋○前○愆○乃○入○腐○闕○之○  
門○甘○呼○假○父○襄○愍○誅○之○未○爲○過○也○若○迺○松○山○設○版○故○聯○羊○陸○之○交○  
錦○官○築○城○特○緩○孫○劉○之○戰○必○援○二○事○以○罪○襄○愍○豈○平○犖○山○之○亂○令○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三五

公○果○唐○室○權○臣○結○亞○父○之○歡○留○侯○眞○漢○家○畔○將○耶○嗟○乎○汪○黃○朋○比○  
將○軍○何○以○立○功○平○勃○交○驩○太○尉○所○以○建○績○有○明○之○季○朝○臣○尸○位○鼎○  
司○多○覆○餽○之○人○邊○帥○養○威○牙○帳○鮮○投○壺○之○士○彼○襄○愍○者○不○思○宣○尼○  
遜○言○之○箴○卒○違○老○氏○守○黑○之○戒○刑○章○顛○覆○曾○何○病○乎○辱○君○意○氣○激○  
昂○敢○責○補○夫○賢○者○

措詞揆拔隸事精工

袁襄愍論

竺士康

昔○白○起○強○秦○卒○賜○杜○郵○之○劍○文○種○忠○越○不○免○烏○喙○之○誅○古○人○臣○抱○孤○忠○抒○懋○志○灑○碧○血○披○赤○心○卒○至○置○棘○南○冠○藏○弓○東○市○臣○沈○寃○於○鐘○室○君○自○壞○其○長○城○嗚○呼○悲○已○然○而○匡○章○易○微○職○宣○王○不○惑○羣○言○充○國○上○屯○田○漢○帝○推○誠○萬○里○孔○明○之○交○如○魚○水○子○瑜○之○言○貫○神○明○豈○盡○君○之○聰○乎○抑○亦○臣○之○亮○矣○莊○烈○帝○手○毀○蔡○京○之○碑○親○郵○黨○人○之○枉○以○崇○煥○不○附○客○魏○心○特○嘉○之○拔○虞○詡○為○禦○邊○之○才○假○茂○宏○以○安○東○之○節○臨○軒○咨○策○天○子○亦○為○動○容○賜○劍○寵○行○軍○士○皆○有○喜○色○宜○其○抵○黃○龍○之○府○吹○朱○鷺○之○饒○慶○孫○歆○之○捷○書○鳴○景○宗○之○笳○鼓○矣○奈○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字五

何○推○轂○而○去○繫○組○而○來○未○膺○衛○霍○之○封○竟○受○黥○彭○之○戮○何○為○也○哉○溯○厥○由○來○君○雖○寡○恩○臣○亦○有○咎○夫○東○江○重○鎮○形○勢○足○控○夫○三○韓○文○龍○將○才○號○令○能○行○於○羣○島○乃○不○為○坦○腹○示○信○戮○力○同○謀○首○尾○應○常○山○之○蛇○犄○角○制○戎○人○之○鹿○街○亭○未○失○欲○斬○馬○謬○以○徇○師○彭○原○不○奔○竟○殺○曲○端○以○厭○鼠○論○其○失○策○如○魏○博○之○除○牙○將○自○挫○聲○威○論○其○擅○權○如○陽○子○之○易○中○軍○總○嫌○跋○扈○豈○不○以○防○變○必○始○肘○腋○除○患○先○在○腹○心○然○而○將○士○投○戈○三○軍○解○瓦○白○話○得○行○其○謠○詠○范○蠡○遂○肆○其○奇○謀○悔○其○蹙○臍○哉○况○乎○好○為○嚮○言○特○歉○雅○量○舞○陽○橫○行○之○語○終○屬○子○虛○陳○湯○屈○指○之○謀○亦○雖○責○效○始○則○灰○盤○計○畫○誓○取○天○山○繼○則○內○關○

吞○諷○議○棄○河○套○稽○其○前○後○矛○盾○似○焉○以○莊○烈○帝○之○雄○猜○用○人○若○薪○  
懸○治○無○鏡○見○蛇○弓○而○誤○影○聞○幹○獵○而○驚○聲○此○其○疑○實○所○由○啟○也○假○  
令○效○子○儀○之○推○誠○學○馮○異○之○不○伐○謀○必○及○乎○僉○議○期○不○迫○以○五○年○  
緩○帶○輕○裘○羊○叔○子○一○方○坐○鎮○虎○頭○燕○頰○班○定○遠○萬○里○封○侯○不○亦○善○  
乎○卽○使○運○會○將○開○衰○叔○不○得○有○違○天○之○命○虞○泉○欲○薄○魯○陽○無○能○揮○  
返○日○之○戈○則○委○骨○龍○城○裹○屍○馬○革○忠○貫○白○虹○之○上○名○留○青○史○之○間○  
其○視○短○薄○呈○身○繫○頸○糾○纏○若○盧○啟○獄○駢○首○鯨○鯢○榮○辱○爲○何○若○哉○雖○  
然○鼂○錯○發○大○難○之○端○實○忠○於○漢○孟○明○贊○東○行○之○役○思○益○夫○秦○縱○厥○  
謀○之○不○臧○亦○孤○忱○之○可○憫○况○乎○臣○心○一○寸○君○門○九○重○非○不○知○眾○口○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三

鏤○金○積○羽○毀○軸○披○龍○鱗○而○先○懼○蹈○虎○尾○而○自○危○然○欲○紓○至○尊○東○顧○  
之○憂○必○宜○效○臣○子○捐○軀○之○報○洎○乎○風○傳○遼○海○雷○震○天○顏○太○學○諸○生○  
未○聞○舉○幡○而○訟○枉○蘭○臺○法○吏○不○敢○執○簡○以○相○爭○龍○錫○已○及○夫○池○魚○  
基○命○何○能○爲○殿○虎○卒○至○天○飛○兔○雪○地○起○愁○雲○此○脂○習○於○以○痛○傷○爨○  
布○所○由○慟○哭○也○嗚○呼○子○玉○旣○誅○楚○國○遂○爲○不○競○范○增○已○死○垓○下○終○  
至○被○圍○嘗○讀○明○史○觀○熊○廷○弼○袁○崇○煥○之○死○未○嘗○不○歎○明○之○自○剪○其○  
輔○而○淪○胥○於○亡○也○

聲光並茂氣韻俱佳非徒以隸事見長

論人難。論人而至道學則尤難。非論之難也。論得其平之難也。游  
楊二子皆程門之高第。洛學之正宗。楊之見明道而歸也。明道送  
之曰。吾道南矣。其後聞伊川理一分殊之說。豁然無疑。伊川之稱  
游也。曰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然則綜二子而論  
之。非有霄壤之判。冰炭之別也。而澤宮之祀。獨進楊而遺游者。此  
何故哉。論者謂道學非空談之具。必求其所表見者以衡之。楊之  
立朝闢新說。諫和議。謂兩河之必不可棄。老成碩畫。不遜南渡諸  
公。而游則博士一官。建白無聞。此楊之勝游者一也。楊著三經義  
辯等書。皆能浸淫羣籍。推廣師說。而游僅中庸論孟數說。遺書寥  
落。好古之士。雖欲力爲推崇。而無徵不信。此楊之勝游者二也。雖  
然。茲二說也。皆似是而實非也。夫尙論古人。誦其詩。讀其書。尤貴  
知其世也。程門諸子。惟龜山獨邀者壽。其學一傳而爲羅仲素。再  
傳而爲李延平。三傳而朱子集其大成。後人沿流溯源。尊朱則不  
得不尊楊也。若夫廌山門人。其著者惟呂本忠。此外若曾開陳。仇  
江琦輩。泯泯沒世。流派不振。語云。莫爲之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  
雖盛不傳。諒哉斯言也。嗟乎。自門戶分而愛憎偏。愛憎偏而毀譽  
淆。論人者。往往挾其同異之見。同我者昇之於霄漢。異我者擠之



於○淵○泉○後○世○耳○食○之○士○不○察○由○來○又○從○而○附○和○之○以○爲○某○也○賢○某○  
也○否○久○經○前○人○之○論○定○卒○使○古○人○之○行○詣○不○能○見○白○於○後○人○良○可○  
慨○已○

論有主意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三

論有主意

○也○否○久○經○前○人○之○論○定○卒○使○古○人○之○行○詣○不○能○見○白○於○後○人○良○可○  
○慨○已○

游酢楊時論

李景祥

游楊二先生其旨趣同其行詣同其淵源授受亦同而文章政事之表見於世微有不同者則年與地爲之也○或因○此○而○低○昂○軒○輊○於○其○間○誤○矣○夷○考○游○楊○皆○程○門○高○第○第○子○立○雪○之○侍○二○先○生○並○與○焉○厥○後○互○相○砥○礪○所○造○益○邃○明○道○於○龜○山○之○歸○也○有○吾○道○南○矣○之○歎○伊○川○雅○契○廌○山○亦○稱○其○德○器○粹○然○問○學○日○進○然○則○清○修○峻○望○擅○絕○一○時○正○如○德○行○之○有○顏○閔○文○學○之○有○游○夏○爲○仲○尼○之○門○所○並○重○也○後○儒○不○察○見○廌○山○仕○終○於○知○豪○州○政○績○不○甚○著○聞○當○世○雖○范○忠○宣○判○河○南○深○知○其○才○可○大○用○以○國○士○薦○陳○朝○列○然○一○試○太○常○博○士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三

而卒不遇若龜山則因直言而擢諫議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尤在闢新學排和議論三鎮之不可去至使高麗國主亦震其名於是言建白者遂有所偏向矣○否則謂不朽盛業多在立言乃廌山緒論幸於中庸論孟說見之此外文則七首詩則一十有三首與他所撰述哀集成編僅僅合爲四卷而龜山自退老後一以講學爲事所著有三經義辨及語錄等書其遺集積至四十二卷以此衡彼多寡懸殊於是言著作者益有所專尙矣○豈知廌山享年不及龜山之永至厯官階級一則散員閒秩浮沈幾十餘載一雖不克竟其施而爲侍講爲祭酒居諫垣者九十日猶得以

忠○言○讜○論○敷○陳○於○時○則○夫○年○之○脩○短○地○之○顯○晦○爲○論○世○者○所○當○知○  
豈○得○挾○咫○尺○之○聞○見○以○輕○議○前○賢○哉○且○夫○評○臠○必○以○大○儒○爲○宗○二○  
程○以○下○集○其○成○者○惟○朱○子○今○其○言○曰○鳧○山○德○望○皎○如○日○星○流○風○餘○  
韻○足○以○師○世○範○俗○於○龜○山○亦○推○崇○不○絕○口○誼○在○師○友○之○閒○可○知○二○  
先○生○之○學○之○純○新○安○當○日○固○一○無○閒○然○也○若○夫○龜○山○得○從○祀○孔○子○  
廟○庭○而○鳧○山○未○與○斯○典○方○今○昌○明○絕○學○當○必○有○請○於○朝○者○非○後○生○  
小○子○所○敢○贅○也○

立論明通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五



立論明通  
小子所敢贅也  
忠言讜論敷陳於時則夫年之脩短地之顯晦爲論世者所當知  
豈得挾咫尺之聞見以輕議前賢哉且夫評臠必以大儒爲宗二  
程以下集其成者惟朱子今其言曰鳧山德望皎如日星流風餘  
韻足以師世範俗於龜山亦推崇不絕口誼在師友之閒可知二  
先生之學之純新安當日固一無閒然也若夫龜山得從祀孔子  
廟庭而鳧山未與斯典方今昌明絕學當必有請於朝者非後生  
小子所敢贅也

張居正論

陳崇宸

假使鈞石獨膺朝野息謗靡之日巨川共濟廟堂聞鳴鳥之聲陳  
浴日之書君鑒其忠愛撐擎天之柱人諒其艱貞則晉國豐功用  
光宇合長源相業永保始終黃閣調羹梅鹽副其望實丹史紀績  
竹帛播以馨香魚水一時鴻烈萬禩豈不極非常之遭際享並泰  
之身名也哉又使秋陽不烈春風自和鱗雖櫻於雲端威仍霽於  
天表芒無刺背終全霍氏之門湯可沃心重樹鄭公之石何至墓  
中未宿奔石爭投秘器輜車泉臺甫賜金衛緹騎潭第旋圍君子  
觀江陵得罪之由未嘗不歎任事之難忠而慨報功之已薄也夫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三

其抗志澄清銳身幹濟詢利病於郡國搜制度於先朝希文受學  
之年卽以天下爲任忠宣彈冠之日早以世務爲心迨元齡由冊  
府而升忠定以舊僚見拔因經筵以侍直入機閣以宣猷當是時  
門莠方除嚴介朝紳有社鼠城狐之勢道萊未淨廷臣以蠅營狗  
苟爲能江陵欲以一木之撐天挽狂瀾於大地重閣臣之制設殿  
最之條一意尊王六計馭下倘子揚之丹忱未蕝卽相典之白簡  
先抨肅振朝綱甘爲府怨雖張皇圖治愧一个臣之休容而慷慨  
救時亦千百年之至計也消承憑几之言擱負展之任奉兩宮之  
眷命保六尺之藐孤江陵欲蒙養以端作聖之基子孫而識祖宗

之業箴言屢申於黼座式宴每警於深宮面折廷諍王丞相之愛  
國批鱗犯觸魏太師之好君甘櫻怒於一人終咸疑乎庶績雖非  
人臣之利抑亦國家之福也而况苗民稔亂干羽難格以兩階蠻  
服孤恩銅柱空鎮於萬里江陵乃旋螺於指成竹在胸假成梁以  
總軍委繼光以三鎮武襄平夏見小范之能軍涼國擒吳知裴公  
之善將卒使俺答驚威炒花殛魄出師五月攘地千都行儉借碎  
葉名城安國以樹榆作塞戊己之屯相屬庚癸之諾無聞風鶴胥  
妄烟狼淨掃邊鄙絕宴開之警朝廷紓肝食之憂威振一時澤綿  
百世君之福也誰之功邪論者謂江陵少隸尺籍宿怨寸衷實有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三

甘心遼府之情思洒入勝淮陰之恥一旦蒼鷹交擊完卵無存非  
漢元虧師傅之恩亦田蚡貽赤族之釁也不知人臣不貳君親無  
將遼王因緣道術淫刑以逞失藩屏之節竊帝號自娛雖高帝之  
有靈知淮南之難活而况臣知奉職國有常刑彼濟曠興窮鳥之  
歌歸善痛饑魚之賦者亦豈江陵之爲哉惟其銳身任事忌新鄭  
之分權雅意短喪安宰予之衣錦狡營揆席蠶食沁園有慚皎日  
之心難免大風之刺責無旁貸罪又奚辭然而衡品不惟其小取  
善尤貴從長觀其十五載之補天宗社安於磐石數千里之拓地  
尉侯接自玉門倘或互有瑕瑜較量功過難當三代完人之目亦

稱一時傑士之豪矣。而乃長孺憊直失當。陸之歡心。寇準堅剛。尤羣小所側目。賜祭之壇。方設覆巢之覺。旋開瘴雨蠻烟。藐爾之諸孤。莫恤荒墳。衰草豐碑之三尺。遂夷瘁已甚矣。何其烈也。且夫台座實三孤之列。宰相乃百辟之師。聖王修三沐之儀。作十世之宥者。隆其恩。所以重其報。專其任。所以展其才。非徒籠以虛文。蓋將責之實效也。乃風雲輕於變易。震電發於崇朝。不思禱河南保護之功。遽修霍子孟驂乘之怨。此鄭志也。然魁柄貴操於一己。名器不自以假人。自江陵之釁。既開。而黨附之論。遂盛。芟芟微臣。以攻許。爲能事。番番元老。借容悅爲和衷。伴食黃扉。羣作保功之計。叨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三七

榮紫綬。盡以任事爲非。迨旣丁思廟之哀。始附驥江陵之佐。嗚呼。虜馬臨江。方思道濟。樊豐敗露。始識關西。亦復何及矣哉。

於駢四儷六之中。仍有流走之勢。不徒以運用典切見長。

胡宗憲論

陳家鉅

嘗讀宋史而至岳飛傳曰飛方指日渡河而金牌猝至十年之功廢於一旦卒至三字獄成奇冤莫雪噫嘻奸相之嫉害有功一至於此哉設使當日者飛於檜陰違之而陽附之令檜持之於內而飛制之於外將見南渡江山豈終半壁則亦未始非爲國之苦衷雖然飛不能也知此意者其惟明之胡宗憲乎宗憲處嘉靖朝倭寇繁興蹂躪兩浙不下宋時之金人也宗憲用餌用間諸倭遂自相攻擊弄徐海陳東麻葉等如柔丸謀略深沈罕與倫比繇是盡督東南數十府屢上功績以視飛之半途而廢異矣飛之才侔於崇實書院課藝卷四

五

宗憲而痛飲黃龍竟成虛語宗憲之節亞於飛而賜幣加秩勳績赫然豈時勢不同耶良以飛失內援而宗憲獨得內援故也飛不黨檜飛死而氣壯山河矣名垂宇宙矣試問此身歿後繆醜議和宋祥不振度亦飛之飲恨地下也宗憲因趙文華以結嚴嵩父子似乎植黨營私有慚武穆烏識其委曲保國之心實能爲飛之所不肯爲而不恤被污名以任國家艱難耳向非交接當道則倭患未平誰肩厥事幾何不又爲叩馬書生所料哉惜乎當時朝臣不諒交章劾之罔圖殞身末路與飛一轍後代志士仁人甚或惡之不齒焉嗚呼宗憲含慟千古矣

獨持巨識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三





胡宗憲論上

程聖輅

世之論功罪者數人之罪而歿其功刻矣。稱人之功而忘其罪。濫矣。明有胡宗憲其人者。功罪參半。夫人知之。至其因罪獲功。因功見罪。獨宜辨焉。在昔世宗朝。非無一二賢豪。可與共事。乃宗憲置若罔聞。獨諂事權貴。趙文華以博取功名。卑污孰甚。然其罪猶可原也。蓋文華素不知兵。一旦督視海防。勢必償事。所以徵兵。半天下。而倭勢愈熾。及得宗憲。然後俘陳東。平徐海。寇餓漸熄。文華賴之。故論宗憲要結權貴。屈志辱身。其自爲謀。則過矣。其爲海防謀。則未嘗不善。顧文華之功。宗憲成之。而文華恃功。罔上驕侈。日甚。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四

以危其身。宗憲竟一於承順而莫之救。然則宗憲之爲文華謀。亦過矣。故曰。功罪相因。耳。嗟乎。嘉靖之間。倭勢方橫。張經討倭。屢著戰功。文華忌而毀之。尙不足怪。獨奈何。知兵如宗憲。不爲朝廷愛。良將反從而劾其罪。以快奸雄之志乎。此尤不能爲宗憲寬也。夫文華嫉賢。善能比倭寇。尤烈。宗憲詎真不知其人。而曲意事之也。耶。倘云大丈夫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豈宗憲之謂歟。

胡宗憲論下

才智之士。必逢有道之君。然後就乎範圍。不至妄用其聰明。斯功名氣節。兩無遺憾。明之胡宗憲。論者多貶之。吾獨不以爲可貶。而

以爲可惜焉。蓋觀宗憲行事極諳時勢。當其誘降海盜汪直。疏請  
曲貸以繫番人心。王本固爭之。而其謀乃寢。以致賊黨大恨。造舟  
而遁。流劫閩廣。其害見矣。向使早用宗憲之謀。再以信義相結。恩  
惠相感。羣醜悔悟。易頑爲良。則閩廣不遭荼毒。未可知也。至其俘  
陳東平徐海。智謀尤不可測。特以生不逢時。逆知君相之棄我。乃  
諂事權貴趙文華。以圖立功。其事可恥。而其志亦可哀矣。若論文  
華冒功罔上。嫉賢害能。而宗憲順之。此由進身之始。其氣已爲文  
華所奪。而其後遂不能復振。殆亦勢不行歟。或謂祭神求福之請。  
白鹿芝草之獻。藉以媚上。心術可謂不正。然亦因世宗好言祥瑞。  
不足與有爲。乃敢出此。倘天生宗憲於開創之朝。與中興之世。出  
其智謀爲王敵愾。安見其功出良將下哉。不幸而在嘉靖間。功不  
敵罪。卒至不保其身。亦固其所嗟乎。宗憲之才。文華限之。文華之  
奸。嚴嵩縱之。嚴嵩之權。世宗授之。卽委窮源。讀史者所爲感慨係  
之歟。

兩論有識迥殊人云亦云

倉頡廟從祀諸先生議

忻江明

廟食之有從祀。凡以明先河後海之義。

文廟尚已。而上滌倉聖。天下各郡縣亦皆設有廟祀。顧從祀之典。闕焉。未備。非所以昭明禋也。近人賓萌集著有此議。其所列配饗者。四曰沮誦。史籀。胡母敬。程邈。從祀者。六曰司馬相如。史游。李長。揚雄。班固。賈魴。而以許慎爲當從祀。

文廟不列此祀。余觀之。而知非通儒之言。故復從而議之。夫黃帝之史。左倉頡。而右沮誦。誦與頡同寮。則頡之友也。而配饗之。而位於其下。豈頡之所安。耶。小篆之體。創始於李斯。趙高。胡母敬。而斯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聖

四

實總其成。趙高刑餘。且大逆。誠不足齒。若斯則其罪當從未減。揚雄祀矣。何獨苛於斯乎。秦時上郡王次仲始作隸書。程邈因而增損之。既列程邈。而王次仲何以遺焉。蔡邕聖皇篇。黃初篇。與凡將。急就篇。並行。既列司馬相如。輩而蔡邕何以遺焉。草書始漢興。說文注謂張竝作草。入分體。始漢章帝時。王次仲法。雖變古。而有開必先。何以皆未之及。若許浚長說文解字一書。爲小學之津。遂厥功甚鉅。祀之。上。誠。聖。天。下。各。郡。縣。亦。皆。有。之。文廟誠不爲過。然獨不可並祀於此。而顧遺之。耶。漢宋以來。闡明音義。刊正字學者。代有其人。亦當分別去取。如孫炎始作音韻。李

陽冰大小徐於說文多所是正皆最著者也○不可以無祀其他工書者不在此例○然如顏魯公之忠義○殆亦武鄉侯得祀文廟之例歟○蓋倉廟之祀典較

文廟爲殺其甄錄之嚴亦當較

文廟爲殺○故議以史○摛○許○慎○兩○先○生○爲○配○饗○而○從○祀○則○自○李○斯○以○下○二○十○人○依○世○次○而○位○定○焉○甄○賢○錄○功○兩○得○之○矣○然○則○將○遺○沮○誦○乎○曰○奚○可○也○沮○誦○宜○祀○而○不○宜○從○若○於○神○龕○之○旁○別○設○一○龕○以○祀○之○則○庶○無○遺○議○耳○敢○據○管○見○質○諸○當○世○言○禮○之○君○子○謹○議

攷核明確足補俞說所未備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四三

四

伯玉子產從祀議

范麟

國家稽古右文重道崇儒於從祀鉅典尤昭慎重自  
國初以來復祀者七人增祀者三十八人表揚往哲垂法將來寓  
意最爲深遠同治二年議定從祀位次釐然秩然更爲明備惟伯  
玉子產二賢則尙有可議者謹按

文廟從祀唐貞觀間止經師二十二人開元二十七年增祀孔子  
弟子而伯玉之從祀於此始明嘉靖二年改祀於鄉

國朝雍正二年復祀位在東廡諸賢之首子產則咸豐七年從祀  
位在西廡諸賢之首同治間議定位次謂子產年先於伯玉應在

崇實書院課藝卷四

聖

伯玉之上定子產東廡第一伯玉西廡第一此其斟酌盡善亦既  
無可更易惟是從祀諸賢要在弟子之列伯玉年先於孔子而  
子產又先於伯玉則迥非弟子之比唐人增祀而及伯玉實爲未  
審卽升兩廡之首居諸賢之先亦不足爲重也然竟改祀於鄉則  
伯玉子產孔子皆稱以君子原非當時諸大夫所及僅祀鄉賢義  
亦未協嘗考明洪武間崇仁縣訓導羅恢上言宜升伯玉於  
崇聖祠此議似屬可從

崇聖祠雖祀諸賢之先然究非家廟之比孟皮以孔子之兄而得  
也則伯玉子產爲孔子友於叔梁公爲後進以之從祀何不可也

蓋兄弟朋友固有可以例推者耳。至其位次則當在兩配之首。曾氏顏氏固皆在弟子之列。卽孟皮爲孔子之兄較其年次亦必不相上下。伯玉子產皆當時之大夫。而又年齒稍長德行卓然爲聖人所深慕。兩配諸賢殆莫之先也。升祀兩配較之從祀

文廟似爲合宜。而諸臣俱未議及者。徒以

崇聖祠爲褒崇諸賢之先。未足以隆表章。不知曾氏顏氏諸賢本

宜從祀

文廟以父子並列故特祀

崇聖祠中而諸賢之先固有不俱入者是褒崇之中卽寓表章之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聖

意則伯玉子產之從祀

崇聖祠實例之可通者矣。如謂

文廟從祀以德不以年。然先於孔子者究不可以從祀也。雖孔子

集羣聖之成大無不包。而年次之序要不容紊。以孔子之友而儕

於弟子之列。揆諸聖心究有未安。若改祀於鄉。又無以章二賢之

美。故不若從羅恢之議。以伯玉子產從祀。

崇聖祠中更爲確當也。謹議。

措詞確當

伯玉子產從祀議

浙江明

文廟祀兩廡者曰先賢曰先儒東廡以蘧伯玉爲首西廡以子產爲首致蘧伯玉從祀之典肇於唐代明則撤之祀於其鄉而已國朝雍正二年復祀稱先賢於是咸豐六年河南學政編修俞樾奏請援蘧瑗之例以鄭公孫僑從祀兩廡部議如所請祀西廡位在林放之上亦曠典也議者曰文廟者道統之所繫從祀文廟者先儒之衛道以繫道統者也然辨賢之中亦卽寓親親長長之義焉何言之

文廟內有崇聖祠祀肇聖王至啓聖王凡五世其配享先賢孟皮崇實書院課藝卷四

四

而外又有伯魚所以別於子思也他若顏子曾子孟子之父及宋儒周子程子蔡子張子邵子朱子之父皆與其列焉凡以明子不先父食之義親而尊之也至兩廡之祀當時從學諸子或少孔子數十年厥後歷代經師人師逮

國朝名儒鉅公大都師弟授受淵源一脈非見知之英則聞知之哲宜皆聖人所樂得而教育者也若是則伯玉子產之從祀其義無取矣案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生而伯玉從近關出事已見於襄公十四年子國子耳侵蔡子產不順事見襄公八年是孔子少於兩賢且二三十年也况伯玉六十而化孔子嚴事之子產則兄

事而加愛敬焉。兩賢爲夫子生平所敬禮。百世而下從祀兩廡。齊於弟子之列。則兩賢將退而修北面之文乎。或曰大成殿四配。子思孟子先十二哲。朱子列於十二哲。而二程子周子邵子張子亦祀兩廡。豈以時代爲先後乎。曰是不然。彼以衛道之功定先後。則先子思孟子於闕冉諸賢。先朱子於程邵諸賢。凡以尊道也。尊道卽尊孔子也。若以孔子平日所敬禮之賢使退在北面之列。而孔子儼然處師長之位中坐而臨之。以是尊孔子。必非孔子之所安也。奚可也。曰然則伯玉子產廢從祀乎。曰祀之可也。祀兩廡則未爲當也。苟求當於義。莫若於太學及闕里宮廟之旁。別建聖友祠。崇實書院課藝。卷四

以祀兩賢。而若老子。莫叔晏平仲。老萊子。程子。孟公綽。諸公與孔子舊識者。胥祀之。則庶無遺議矣。唐之祀伯玉。未見及此。而近人遂援爲例。以子產從祀。亦殊失攷耳。敢據管見。質諸天下後世之善言禮者。謹議。

實事求是饒有識見



帝王廟增定配饗諸臣私議

李翼鰲

歷代帝王廟崇祀之制一定於順治二年再定於康熙六十一年至乾隆四十九年復奉

高宗純皇帝定議增祀伏讀

聖諭及

御製詩文仰見大中至正之宏規崇德報功之盛典折衷百代無以復加惟當時祇增帝位於功臣配饗仍率七十有九人之舊實惟議禮諸臣拘牽故事未能推廣

皇仁恭繹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聖

聖祖仁皇帝

諭旨其歷代配饗功臣有治安之世輔佐有功者應量加增補煌煌

祖訓是明許後來之續增補前人之未備用敢於考古之餘敬就管見所及條陳私議如左

一書契肇興文明始基惟倉惟沮實左右之宜增沮誦之位

一忠義之臣國之砥柱趙鼎于謙尙歆兩廡豈三仁見稱於孔子全節有逾夫微箕若王子比干者而缺其主乎宜增比干之位

一周召分陝美著風詩魯衛是宗尚書載之豈伊兄弟亦判等差

宜增衛侯封之位

一 周室東遷天子守府內尊外攘實賴霸主魯論所載微管之勳

召陵城濮盍瀚功人宜增齊侯小白晉侯重耳之位

一 炎漢開基三傑鼎峙淮陰勳伐蕭張罕比烏盡弓藏君實負臣斷以公論何忝明禋宜增韓信之位

一 開荆闢草之功顯而易見敦詩說禮之澤隱而難闕振聖教於既墜起儒術之中衰卓爾宗英邦家之基宜增河間王德之位

一 漢武雄才功成開關赫赫爪牙桓桓武力克奏膚功豈緣外戚宜增衛青霍去病之位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五

一 漢昭無祿昌邑不君不絕如縷一髮千鈞偉哉博陸社稷之臣宜增霍光之位

一 雲臺列宿原難徧祀既擇殊尤曷遺職志若吳若卓祀之可以勉將材而勸吏事宜增吳漢卓茂之位

一 征西武庫蔚爲儒宗惜姻操莽貽誚章逢我稽晉佐孰振高風緬彼雅量實維謝公宜增謝安之位

一 北朝人物多超超之雄允文允武有如高公宜增高允之位

一 唐初房杜推相業有若鄭公亦人傑貞觀之治繫其力宜增魏徵之位

一曲江風度端凝厚重將羣飛之刺天置鸞鳳而不用宜增張九齡之位

一大臣列祀莫盛於宋若呂若宗亦是與諸公伯仲宜增呂端宗澤之位

一元代武功之盛幅員之廣度越於前參謀帷幄難乎其出自儒臣也宜增耶律楚材許衡之位

一航航正學儒者之宗非謀猷之績而名教之功宜增方孝儒之位

一以儒者之學成將率之功前惟武侯繼則范文正公卓哉陽明

崇實書院課藝卷四

序

平宸濠而靖粵苗實樹勛庸宜增王守仁之位

右私議增祀二十二人畧舉一斑以存大概其中遺漏當復

夥願待全材難得一膏宜矜持以爲衡或卽

朝廷善善從長有功必錄之意乎抑草野狂愚更有不勝大願者

蓋彰往所以表功察來所以勸善若於配饗

太廟之典議增祀大功之臣其鼓舞振興更非淺鮮安得有人焉

上達

天聽以徵龍虎風雲之盛哉

仿漢書贊二國名臣贊具見有本



新疆增置郡縣議

夏啟瑜

國朝幅員之廣○爲○五○古○所○未○有○乾○隆○間○平○定○準○回○開○拓○西○邊○新○疆○之○地○縣○延○數○萬○里○東○連○甘○省○南○接○崑○崙○山○西○控○月○氏○北○至○阿○爾○泰○山○其○地○沃○饒○亦○不○亞○於○內○地○道○光○朝○議○改○建○行○省○其○方○畧○多○見○於○諸○大○臣○奏○疏○而○所○舉○行○者○十○無○一○二○光○緒○初○西○疆○定○約○始○以○烏○魯○木○齊○爲○巡○撫○治○所○設○道○四○一○駐○喀○什○噶○爾○一○駐○迪○化○州○一○駐○阿○克○蘇○一○駐○甯○遠○縣○經○遠○之○規○模○固○已○較○前○恢○廓○然○天○山○南○北○一○路○地○勢○參○闊○僅○設○數○郡○縣○治○之○則○無○以○成○聯○絡○之○勢○卽○無○以○作○犄○角○之○援○爲○今○之○計○欲○定○綏○邊○之○長○策○非○增○置○郡○縣○不○爲○功○議○者○謂○新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五

疆土○廣人○稀○未○足○以○充○戶○籍○南○路○纏○頭○回○亦○非○郡○縣○所○能○治○此○特○鄙○儒○之○見○也○夫○患○生○齒○之○不○廣○則○莫○如○徙○民○以○實○邊○西○北○諸○省○俗○多○強○武○敢○於○行○路○地○尙○不○絕○遠○募○之○往○必○願○往○且○近○者○黃○河○爲○患○民○失○其○業○徙○之○塞○下○亦○得○開○墾○以○自○給○與○其○爲○內○地○無○產○之○民○孰○若○爲○西○邊○有○產○之○民○而○戶○口○旣○眾○兼○足○以○資○捍○衛○一○舉○兩○利○孰○便○於○此○至○謂○風○俗○之○難○變○則○其○說○尤○不○可○通○夫○瓊○州○生○黎○臺○省○生○番○愚○頑○已○極○

朝廷○尙○不○忍○置○之○度○外○一○例○開○闢○同○於○編○民○况○回○人○歸○化○已○久○何○不○可○革○其○舊○俗○與○其○部○落○散○處○莫○爲○統○攝○孰○若○眾○建○郡○縣○其○勢○較

易於約束乎。今議於地之空曠者，分畫疆界，置郡縣以實之。如北路庫爾喀喇烏蘇塔爾巴噶台南路哈拉沙拉阿克蘇葉爾羌喀什噶爾俱爲重地，而布置猶未盡密。應如龔自珍所議，北路於庫爾喀喇烏蘇設府一縣，三塔爾巴噶台設府一縣，二南路於哈拉沙拉設府一州一縣，四阿克蘇設府一州一縣，五葉爾羌設府一縣，五喀什噶爾設府一縣，三除府城附郭外，各擇其要害以置縣治。又伊犁雖業置伊犁府，并設綏定甯遠二縣，而伊西巴哈台與俄人接境，可增設廳治以厚邊防。托克遜爲烏魯木齊通南入城要路，擬就地置知縣一鎮，西直隸廳治巴里坤，其先原有宜禾縣。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五

今宜仍復之。開展巡檢，宜升爲縣，庶幾形勢聯絡，而外夷窺伺之隱謀亦有所憚而不敢逞。如是則內以輯邊疆之黎庶，外以宣國家之威靈，其所益夫豈淺鮮哉。謹議。

語語扼要不蔓不支

文武鄉會試宜參用西學說

夏啟瑜

天下之治亂係乎人才。人才之得失由於考試。必變數百年之成法。以力求一時之速效。則天下亦不可得而治。方今海禁大開。藩籬盡撤。泰西諸國靡不互市通商。隱爲要挾。中國之計議者。謂欲圖自強。必先振作。泰西量材取士。設有數科。有實學院。技藝院。格物院。武學院。類皆兼習。天算。地球。汽電。測量。諸學。與夫船政。火器。事事求精。故能崛起海隅。爭相雄長。以中國土地之廣。人民之眾。誠能於考課選舉之中。參用西學。度必有奇材異能。出而爲邦家效力者。可以神鼓舞之。權可以收楨榦之效。可以革平日因循之

崇實書院課藝卷四

五十三

習。可以折強鄰窺伺之謀。然就鄙陋之見揣之。竊以爲未敢信也。夫中國考試之法。非不盡善也。揆文教。奮武衛。非不欲實事求是也。賢相名將。功名彪炳。由科舉進身者。又非盡湮沒而不彰也。文科之設。試以四子之書。以觀其器識。試以五經之義。以觀其根柢。而又申以策問。凡大而治平。小而格致。地輿之形勢。疇人之藝術。宏綱細目。無不可舉。疑義以相質矣。武科之設。以騎射練其巧。以技勇較其力。以武經驗其韜略。折衝禦侮之資。出奇制勝之具。亦略備於茲矣。而掄材之大典。往往開倖進之門者。此豈立法之過哉。有司奉行故事。應試之士。習於詭遇。而不知奮發也。不力挽其

流○弊○而○第○謂○變○更○新○法○遂○能○使○上○無○濫○舉○之○機○下○無○虛○車○之○飾○不  
待○智○者○而○知○其○勢○有○不○逮○也○况○秦○西○之○學○實○導○源○於○中○國○彼○國○談  
幾○何○者○亦○譯○借○根○方○爲○東○來○法○疇○人○子○弟○類○能○言○之○墨○子○云○均○髮  
均○縣○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此○重○學○之○祖○也○臨○鑑○立  
景○二○光○夾○一○光○足○被○下○光○故○成○景○於○上○首○被○上○光○故○成○景○於○下○鑒  
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此○光○學○之○祖○也  
充○倉○子○云○蛻○地○謂○之○水○蛻○水○謂○之○氣○此○汽○學○之○祖○也○闕○尹○子○云○石  
擊○石○生○光○雷○電○緣○氣○以○生○可○以○爲○之○此○電○氣○之○祖○也○至○如○圍○規○寫  
及○方○柱○見○股○神○機○陰○開○剖○扇○無○迹○巧○輒○拙○蒿○之○製○蛾○傅○羊○玲○之○篇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機○器○兵○法○具○有○淵○源○中○夏○之○人○不○返○求○其○故○一○觀○泰○西○之○技○巧○則  
諱○然○詭○爲○神○奇○而○於○百○家○之○書○歷○代○之○事○曾○未○能○博○考○深○思○以○見  
諸○實○用○舍○本○逐○末○迄○用○無○成○爲○今○計○者○但○當○咎○今○人○之○不○如○古○人  
不○必○謂○中○學○之○不○如○西○學○也○且○今○之○高○談○西○學○者○亦○大○畧○可○觀○矣  
於○歐○巴○洲○語○言○文○字○稍○有○涉○獵○輒○自○詡○通○達○時○務○熟○悉○夷○情○猝○遇  
中○西○交○涉○之○事○僅○能○援○通○商○條○例○委○曲○調○護○未○嘗○施○一○計○一○策○以  
折○西○人○強○悍○之○氣○此○何○異○習○舉○業○者○之○徒○工○賂○括○乎○購○火○器○造○兵  
輪○分○隊○伍○以○申○討○之○亦○謂○可○戰○可○守○有○所○恃○而○不○恐○而○紀○律○之○未  
嫻○機○巧○之○未○熟○全○仗○西○人○指○授○終○不○克○盡○西○人○之○長○技○此○何○異○隸

營藉者之虛糜糧餉乎由是觀之苟以實心行實政中國之學何必遽遜西學苟不以實心行實政則西學亦歸於無用與其用夷以變夏曷若循名以核實與其創立新規徒貽西人之訕笑曷若遵行舊制尙存中國之聲靈與其染外洋之習氣變而爲驕矜夸誕之風曷若守學校之章程範之以名教綱常之義昔人所謂利不百則法不易者誠千古之通論也然則西學果不足用乎曰是又不然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與器不能偏廢西人之學工於術數非無可採今所設同文館武備學堂誠能事事講求已足坐收成效特不可過於崇尙大變中國之風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氣耳夫西學盛行於時中國之人羣相傾慕其不至盡棄所學者以尙有考試之典也至考試亦參用西學則必揣摩時尙妄希知遇衡才者一有不當而誇張喜事之輩反得售其梯榮之術利之未得害卽隨之徒使古聖賢相傳之道亡其實并亡其名將世變又伊于胡底哉

志趣卓然不爲時論所惑子輿氏所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是也



朱錫鬯孔子門人考糾謬

忻江明

歐陽充公之言曰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者爲門人說據漢  
隸朱氏竹垞本之作孔子門人考謂論孟所稱門人皆再傳弟子  
按隸釋云親受業曰弟子以久次相傳授曰門生門生乃弟子之  
後進者不過年數輩行略有區別而已前漢時卽久次相傳授者  
亦稱弟子後漢始別爲門生若春秋則又並無門生之稱鄭康成  
注檀弓明謂門人弟子也其說最確論語中稱門人鼓瑟之不敬  
疾病之爲臣何以見爲子路弟子厚葬之請何以見爲顏子弟子  
一貫之問何以見爲曾子弟子孟子中稱門人治任之入揖何以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五十一

見爲子貢弟子核其情事其非再傳明甚且如童子見門人惑將  
爲誰氏之弟子耶惟問交之門人明繫以子夏則可言子夏弟子  
而愈見門人弟子之得通稱也信如朱言豈亦子夏之再傳弟子  
耶考中列三十一人加弟子家學五人合三十六人而亦未免有  
遺誤竊嘗蒐討古籍以糾之其所遺者如仲弓弟子有荀况荀子  
非相篇仲尼長子弓短非十二子篇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  
弓是也唐楊倞注子弓卽尼弓言子者著其爲師也韓昌黎以子  
弓爲駢臂子弓說亦近鑿嚴有翼韓文切證引陳師道云荀子之  
學出於子弓子弓仲弓也朱氏雖引吳萊說而譏其失不知淵穎

之言正本唐宋人舊說耳。子夏弟子有吳起禽滑釐。案起仕魏時。子夏方設教西河。君若相並受經焉。起之受業可不必疑。而竹垞遺之者。蓋據釋文敘錄。謂曾申以左傳傳吳起。遂以起爲曾申弟子。且禮記檀弓曾申亦稱曾子。故史記所云起事曾子。朱氏亦直指爲曾申也。惟禽滑釐若列子湯問篇莊子天下篇皆云墨子弟子。宋王伯厚疑其逃儒而入墨。而墨子耕柱篇列子楊朱篇屢與段干木並稱。史記儒林傳亦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並受業於子夏之倫。旣列田段安得不及吳禽乎。呂氏春秋當梁篇又謂田子方學於子貢。吳起學於曾子。蓋傳授互異。容以博學。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五七

而兼師要之孔門。固在再傳之列矣。史記荀卿傳索隱引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弟子問於墨子。則亦再傳之弟子也。而宋氏失之。通志氏族略引風俗通云。子伯先子夏。弟子則與文子同一師也。而朱氏又失之。弟子家學僅五人。亦似未備。如漆雕開之家學有漆雕子。漢書藝文志。儒家者流。漆雕子十二篇。注孔子弟子漆雕啟。後啟卽開。此其一。文選注引博物志。有澹臺子羽。及其門人。此其二。宰子之家學有宰擴。宰子年譜曰。居坊西。教子傳經。世表亦曰。二世擴。克紹前業。其爲宰子之子無疑。此其三。若必不齊以尙書家傳。至秦博士伏生。已在孫曾之列。而伏生之父。

祖不可考。則固不能廁其閒矣。又有不名何師之子池。春秋繁露多引七十子之微言。有世子。又有子池。世子卽世碩。朱考已列之。則子池當亦七十子後學者。檀弓曾子寢疾。歷記樂正子春曾申而并及執燭童子。蓋見召之門弟子也。曾子許其愛人以德。其言動大概可知。謂之弟子亦無不可。而朱氏胥失之。皆其漏也。其所誤者。若晏子春秋所稱益成适。檀弓正義引作益成造。則與孟子弟子益成括異名。芊嬰之芊。漢書藝文志師古音弭。史記索隱引別錄作芊子。漢志皆本七略別錄。則今本之芊乃芊之譌。而竹垞均未訂正。又據廣韻以縣單父公休哀公祈哀三人。謂皆再傳弟子。不知弟子傳公皙哀。家語作公析哀。析字形與祈休相似。公休公祈當卽公析之誤。卽以爲果有其人。而廣韻所採姓氏書非出一手。故旣云弟子公析哀。復云門人公休哀。公祈哀。門人弟子。例得通稱。安必其果指再傳也。全謝山云。家語七十弟子中有懸竈。祀典疑爲鄔單之譌。而闕之。今乃據廣韻以爲是門人也。置之私淑之列。不亦妄乎。蓋惟充公之說。本不足據。而竹垞用之。故凡所稱門人者。皆預其列。而不知其誤爲已甚也。經義考所載與曝書亭集亦同。翁氏覃谿。丁氏小雅。均未補正。故詳論之。

補闕拾遺足爲朱氏諍友

十六國霸史考

董縉祺

典午一朝羣雄角逐。若二趙四燕三秦五涼成夏。後列書目皆僭以此為序號帝王。據有疆土。其開記載。國有其人。霸史之目。隋志所創。著錄諸家。具在經籍。顧尚有未著錄者。散見他書。今仿王厚齋先生漢書藝文志攷證之例。依據隋志。作十六國霸史考。

劉淵本紀及功臣傳。漢領左國史公師或撰

史通外篇曰。前趙劉聰時。師或撰高祖本紀及功臣傳二十人。甚得良史之體。凌脩譜其訕謗聰怒誅之。

漢趙記十卷。後趙和苞撰

崇實書院課藝卷四

五

史通外篇曰。平輿子和苞撰漢趙記十篇。唐志作十四卷。舊唐志入編年類。

趙書十卷。燕太傅長史田融撰

唐記作趙石記二十卷。又二石記二十卷。

鄴都記。趙記 宋郭仲產等撰

史通外篇曰。宋尚書庫部郎郭仲產。北中郎參軍王度。追撰二石事。集為鄴都記。趙記等書。案史通並及田融。則趙記或即趙書也。

上黨國起居注。後趙徐光等撰

史通外篇曰趙石勒命其臣徐光宗歷傅暢鄭愔等撰上黨國起居注。

上黨國記 後趙明措等撰

大將軍起居注 後趙傅彪等撰

晉書石勒載記曰勒命其記室佐明楷程機撰上黨國記中大夫傅彪賈蒲江軌撰大將軍起居注。

大單于志 後趙石泰等撰

晉書石勒載記石泰石同石謙孔隆撰大單于志。

二石傳二卷 宋北中郎參軍王度撰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李

新唐志作王度隨翩二石書十卷案永樂大典錄陸翽鄴中記一書所載多石虎事疑卽隨翩之誤。

二石僞治時事二卷 王度撰

新唐志作二石僞事六卷開元占經引石混說太平御覽引劉曜攻金墉城等事凡六條亦作二石僞事北堂書鈔作二石遺

大事

前燕起居注

燕史 燕杜輔撰

史通外篇曰前燕有起居注杜輔全錄以爲燕史。

燕書二十卷

燕申秀范亨撰

○記慕容儁事○史通外篇曰申秀范亨各取前後二燕書合成一

○史○唐宋志俱二十卷

後燕書三十卷

後燕董統撰

○史通外篇曰後燕建興元年董統受詔草創後燕書○著本紀佐

○命功臣王公列傳合三十卷○慕容垂稱其敘事富贍足成一家

○之言

南燕錄五卷

南燕尚書郎張詮撰

○記慕容德事○北堂書鈔太平寰宇記並引作南燕錄○御覽引作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三

○張詮南燕書○唐志作張詮南燕書十卷

南燕錄六卷

南燕中書郎王景暉撰

○史通外篇曰趙郡王景暉嘗事德超○撰二燕起居注○超亡事於

○馮氏官至中書令○乃撰南燕錄六卷○初學記地部引作南燕書

○舊唐志作景暉入編年類

南燕書七卷

○隋經籍志稱游覽先生撰

燕志十卷

魏侍中高閭撰

○記馮跋事○初學記居處部引慕容熙事○御覽天部引太平十五

年王荀妻產妖事。兵部引慕容熙與苻后征高麗事。人事部引李陵事。作高閏燕志。新唐志同。舊唐志編年類。有燕志十卷。無撰人名。案史通云。顯宗記馮氏。或卽此書歟。

秦記十一卷

宋殿中將軍裴景仁撰。梁雍州主簿席惠明注。

見宋書沈曇慶傳。史通作裴景仁秦書。初學記地部。御覽地部。俱作裴景仁苻書。又御覽人事部。初學記人事部。亦作景仁前秦記。又藝文類聚。人事部。御覽人事部。章服部。俱引秦記。不著名。舊唐志。席作杜。新唐志。亦作杜。入僞史。

秦書三卷

秦馮翊車頻撰。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空一

史通外篇曰。前秦史官。初有趙淵。車敬。梁熙。韋譚。相繼著述。苻堅嘗取而視之。見苻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之。滅其本。後著作郎董誼。追錄舊語。十不存一。宋武入關。曾訪秦國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訪諸仇池。並無所獲。先是秦秘書郎趙整。參撰國史。秦滅。隱於商洛山。著書不輟。有馮翊車頻。助其經費。整卒。翰乃啟。頻纂成其書。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罷。定爲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倫。世說初學記。御覽並引車頻秦書。頻或作頴。

苻朝雜記

燕田融撰。

見新唐志一卷

秦史 後秦馬僧虔等撰

秦紀十卷 魏左民尚書姚和都撰

史通外篇曰後秦扶風馬僧虔河東衛隆並著秦史及姚氏之滅殘闕者多泓從弟和都仕魏為左民尚書又追撰秦紀十卷

案和都撰紀字從系又席惠明撰紀字從言

涼記八卷 燕右僕射張諮撰

記張軌事 唐志作張謚

涼書十卷 涼大將軍從事中郎劉景仁撰

崇實書院課藝卷四

記張軌事 後魏書劉昺著涼書十卷昺隋志作景

涼書 涼索暉撰

史通外篇曰建康太守索暉從事中郎劉昺各著涼書

涼國春秋五十卷 涼索綏撰

史通外篇曰前涼張駿十五年命其西曹邊劉集內外事以付

秀才索綏作涼國春秋五十卷

涼記十三卷 涼護軍參軍劉慶撰

史通外篇曰張重華護軍參軍劉慶在東莞時專修國史二十餘年著涼記十二卷



涼州記 張資撰

世說言語篇注引張天錫事有張資涼州記或卽張諮涼記傳寫互異亦未可定

涼記十卷 後涼著作 耶段龜龍撰

記呂光事史通外篇曰段龜龍記呂氏初學記引三條或作涼州記或作西涼記

涼書十卷 魏高道讓撰

後魏書高謙之傳謙之字道讓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州十一國書漏闕謙之乃修涼書十卷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李品

沮渠國史 北涼宗欽撰

宋書大且渠傳元嘉十四年茂虔表獻涼書十卷史通外篇曰宗欽記沮渠氏

拓拔涼錄十卷

無撰名舊唐志入編年類史通外篇曰記禿髮氏

燉煌實錄十卷 涼劉景仁撰

記張駿李暠等事宋書大且渠傳元嘉十四年茂虔表獻燉煌實錄十卷後魏書劉昶傳昶字景仁著燉煌實錄二十卷唐志作二十卷舊唐志入雜傳類

西河記二卷

晉御史喻歸撰

元和姓纂曰東晉有喻歸撰西河記三卷

廣韻作二卷喻作論

名

蜀李書十卷

晉常璩撰

顏氏家訓書證篇曰蜀李書一名漢之書史通外篇曰李勢散

騎常侍常璩撰漢書十卷後入晉秘閣改爲蜀李書藝文類聚

引李雄事七條皆稱蜀李書新唐志蜀李書九卷入編年類又

有漢之書十卷至璩所撰華陽國志具載李氏興滅隋志亦列

於霸史然其書兼及前代事不宜入也

崇實書院課藝卷四

六五

夏國書

夏趙思羣張紀撰

史通外篇曰景興永光之世二人並受命著其國書及統萬之

亡多見焚燒

洛鄴鼎峙記十卷

見唐志無撰名舊唐志入編年類御覽宗親部引之

拾遺錄三卷

後秦姚萇方士王子年撰

唐志入編年類

十六國春秋一百卷

魏崔鴻撰

晉書載記敘十六國實本於此書原本至南宋已佚今存明屠

喬孫項琳重輯本卷數同

別本十六國春秋十六卷

舊本亦題崔鴻撰

見何鐘漢魏叢書國自為卷疑卽崇文總目所謂十六國春秋畧通鑑考異所謂十六國春秋鈔歟

右霸史四十二種惟西秦乞伏氏無記載史通云或當代所書

或他邦所錄亦不能詳也史通兼及西涼然西涼之事燉煌實錄已載之但非專書耳若秦

書苻朝雜記鄴洛鼎峙記隋志不著錄若劉淵本紀鄴都記趙

記大將軍起居注燕史秦史索暉涼書涼國春秋夏國書隋唐

志皆不著錄若張諮涼記王子年拾遺錄史通亦闕載固當表

崇實書院課藝卷四

而出之諸書本末畧述引證數語以備參考

援引博洽敘次整齊

別本十六國春秋十六卷

舊本亦題崔鴻撰

喬孫項琳重輯本卷數同

會稽郡歷代疆界考

鄒宸笙

會稽本山名。據孔子家語。則名塗山。據越組。則名苗山。謂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稽。爵有德。封有功。因更名曰會稽。故山海經稱會稽山。皇覽亦謂禹家在會稽山上。夫以山名郡。歷代多有。獨會稽一郡。延袤數千里。其疆界之分合。因殊焉。郡置自秦。馬史云。始皇三十七年。一云二十五年。實承七雄之先。吳越之疆。而界以楚與閩者也。漢興。以東陽彰吳三郡為荊國。界在楚漢。景帝時。屬江都。秦時郡治吳。至是復治吳。見項籍傳。嚴助朱買臣及梅福傳。班書有吳曲阿。烏陽。毗陵。餘暨。陽羨。諸暨。無錫。山陰。丹徒。餘姚。婁。上虞。海鹽。剡。由拳。大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空

末。烏程。句章。餘杭。錢塘。鄞。富春。台。回浦。二十六縣。范書祇有山陰。鄞。烏傷。諸暨。餘暨。大末。上虞。剡。餘姚。句章。鄞。章安。即治縣光武更名。凡十縣。蓋西漢時。郡在今江南蘇州府。由吳太伯故國常州府移治。而東漢時。則已專置於今紹興矣。世概稱郡揚州者。以會稽本揚州壤耳。此漢代之疆界。又大半同於秦者也。三國則為孫氏所踞。直至荊州。即漢初荊國。逮晉南宋南齊隋。並在揚州。其地滋削。隋因改為縣。其後仍復置郡。唐改為道。曰江南道。越州。仍有會稽縣。宋改為路。為府。曰兩浙路。紹興府。而會稽縣不改。元曰會稽縣。江浙省。紹興府。明曰會稽縣。而改曰浙江省。紹興府。領縣八。曰山陰。

曰會稽。曰蕭山。曰諸暨。餘姚。上虞。嵊。新昌。自唐以後。不以郡名。而東界甯台。南界歐閩。西界杭州。北界湖州。

國朝因之。疆宇相望。此歷晉隋唐宋元明諸代。到今大同小異。疆界之彰彰者也。竊思會稽郡。雖置自秦。而會稽山。則自神禹肇錫。嘉名何以禹貢成書九州所列諸山。不為不多。獨不見所謂會稽者。意者禹治水之後。始至其地。歟。抑書缺有間。雖赫赫如會稽。禹在時。竟莫得而稽歟。厥後越世家。吳越春秋。越絕書。路史。墨子等。編並以無余之封。盛稱會稽。不置自建郡而後。如會稽典錄。會稽賦。又復互相誇耀。蓋域隸揚州。野分半女。地靈人傑。卓越古今。宜其疆界。踰過於諸郡也。謹考其大略如右。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六

博洽詳明

長城考

鄭宸奎

考長城者○斷自秦始○矣○明張和仲○以始皇本謀○固欲傳之子孫○無匈奴之患○豈知徒爲千萬世作役○雖然○更繼秦者○得因已成之勢○世加修築○限隔彝夏○始皇此舉○要不爲無功於後人○夫自阡陌制○湮易車爲騎○藩籬毀撤○俶擾外侮○藉此以設險守國○隄防中外○誠規畫形勢者○所有事故○自周季下迄戰國○先始皇而有長城者○亦可考而知焉○按之戰國策○史記世家○紀傳○後漢書郡國志○水經注○則齊之長城○緣河經泰山○至琅邪臺入海○魏之長城○自鄭濱洛以○北韓之長城○自卷經陽武○到密楚之長城○始犇縣○東至瀨水○達泚○崇實書院課藝卷四

九

陽而中山亦城於趙之南○漳水之北○此長城之有於中國○與始皇所築○不相系屬○歲久而猶圯者也○北則魏塞固陽○築長城○趙簡子備武胡靈王○北被林胡樓煩○並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爲塞○燕襲破東胡○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而秦自宣太后伐殘義渠○有隴西北地上郡○營築長城○以拒胡○至始皇滅六國○并天下○乃使蒙將軍○北擊胡○悉收河南地○更爲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所謂邊山險塹○豁谷毋亦因四國之舊○可繕者○治之歟○考臨洮○秦之隴西○今甘肅鞏昌府岷州○以地臨洮水故名○嘉峪關○其西界也○遼東○今奉天錦州○而山海關○則城之東界也○蓋

雖漢魏北齊周隋以下因時改築。或起赤城至五原。上谷至河黃  
檀嶺。至社干戍。夏口至恆州。庫洛拔而東。至塢紇戍。庫堆戍。東距  
於海。西雁門。東碣石。東黃河。西綏州。南勃出嶺。踰榆林。至紫河。葺  
繕增置。要以秦之長城爲綱領。則試以今之輿地指而索之。城起  
嘉谷關。而東。經回肅。歷高臺。下山丹。至鎮番。迤南。抵古混。越靖遠。  
復自平番。莊浪。會靖遠。合趨中衛。道夏朔。上平羅。入陝。陝之定邊。  
靖邊。西界甘肅。東達懷遠。外則河套五原。內則朔方。綏德。是爲榆  
林。秦之上郡。蒙所居。以統治築城者也。於是棧神木。據府谷。而入  
山西之河曲。又歧出於偏關。一自甯遠。大同。入直隸界。一自甯武。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七

朔方。窺廣靈。而下井陘。又自廣靈南。指平定。正定。作鎮河南。彰德。  
衛輝之間。其入直之上游。由萬全。張家口。遵宣化。繞道龍門。赤城。  
撫燕京之背。自井陘而入者。則環阜平。廣昌。循京師而合峙於密  
雲。乃臨邊化。盧龍。永平。臨榆。諸邊。以控馭乎山海之關。此今之長  
城。環省者五。因秦之舊。可按籍稽也。予惟始皇內政不修。區區外  
侮之禦。至竭天下之力。漢嚴尤所謂。秦實無策者也。而繼世坐享  
其利。資以夸戎。懾敵。臣開闢所不臣。策之上也。否則建威銷萌。虎  
坐深山。百獸震恐。金湯之固。是謂中策。棄險資敵。爲失策焉。今幸  
內外蒙古。帶礪。縣巨玉門。以西拓地萬里。增置行省。嚴設重阻。敵

雖竊發無從越嘉峪一步。惟山海當重洋之衝。旅順威海勢處犄  
角。誠得干城腹心。師秦人塹山堙谷之法。參今制奇。嘉靖中總督  
翟鵬嘗從參  
政胡松議鑿長塹於近垣。然中國設險有三垣。最可恃。莫安磐石  
害次之塹。又次之塹。蓋卽秦人塹山堙谷之意。則萬世帝王之業。基此矣。不揣樸昧。因考列長城始末。附著於篇。  
引證博而敘次更明晰。



歷代購書故事考

鄒宸笙

歷代以書爲寶。斯歷代以購書爲尙。夏商爲前。質乎莫紀。成周大  
葡。而魯尤盛。晉韓宣聘魯。見易象春秋。歎周禮盡在魯。此書之無  
待於購者。購書當從孔子始。公羊傳疏。孔子制春秋。使子夏等十  
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云云。何邵公此語。必有所本。其  
故事之濫觴乎。蓋凡購書。由深心好古。原無間於朝家公卿家士  
人家。而其故事。則惟在上者。史臣撰述。流傳最著。今請自孔子以  
下。依次分按。間有閭閻雅善購書之家。亦必均記。據其犖犖大者。  
類集故事於篇。漢鄧侯入關。收圖籍。後卽收書籍。已開獻書之路。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十一

日不暇給。猶未編纂。惟聞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闕冬官一  
篇。購以千金。不可得。遣晁錯。向伏生受書。故孝武始建藏書策。置  
寫書官。而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則在成帝。河平三年。光武  
中興。蘭臺石室。鴻都東觀。詔諸儒講論。不購而自集者。書凡二千  
餘兩。據王仲任論衡。佚文篇。所稱。今上卽位。詔求亡失。購募以金。  
則在章帝。終漢之世。前則河間獻王。後則鄭君康成。購書尤力。惜  
其故事。不一一傳也。魏晉之間。訪購經論。紙竹無遺。魏書孫惠蔚疏東晉  
南北六朝。諸代。雖愈於強秦新莽之焚毀。然購書之故事。缺焉。惟  
後魏道武帝。聞其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而梁昭明集文選。

會文雅士購書於襄陽揚州則固表表者矣購書至隋而一振文帝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宏表請大開獻路謂經書自孔子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須令大備兼廣購賞於是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本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卽歸主天下異書畢萃其視昔之河間獻王以金帛招來四方美書何讓宜文中子乘其時授教河汾藏書雄天下焉唐太宗好聚書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監尤竭意請購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繕寫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命監察御史韋昌範等諸道求購令狐德

蔡亦請重購遺書置吏稱錄延及後唐猶有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職官之故事五季後漢乾祐中司徒調請凡上書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周世宗亦銳意購書悉加優賜而唐中葉如杜少陵詩振六朝之靡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雖無力藏書巧資以購幾等百城非皆故事乎逮宋而建隆中乾德中太平興國雍熙中景祐嘉祐中宣和中以及南渡猶有購書之詔其故事率不過支絹疋試科名與文資官甚或賜進士出身嘉其好古元世祖得耶律楚材始知購書厥後袁桷亦請購遼金宋三史遺書而金章宗元年十月敕有司購遺書宜優其值不願送官者寫

訖還之量給半值○則故事之較勝於元者耳○前明太祖甫定建康○  
卽命購書而成祖永樂四年○命吏部遣使購書○則曰士人稍有餘  
資○皆欲積書○況於朝廷○令鄭尙書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書○且曰  
不可較直○惟其所欲○庶奇書可得○大哉王言○所以克成大典也○要  
而論之上之購書者○漢惟武帝○隋惟文帝爲難○明惟成祖所見爲  
大○唐之購書盛於下○鍾彭珩購求西京石經○厚賜以金○揚州至相  
語曰○十金易一字○百金購一篇○其明徵也○惟宋亦然○歐陽文忠司  
馬文正購書不倦○以隆著作○周程張朱亦無書不購者○明則無論  
其遠○明越兩州藏書冠兩湖○而明尤甚○范氏天一閣則難之尤難○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七

惜其子孫守之不廣耳○此歷代購書之實錄也○特故事有傳有不  
傳已爾○若我

聖清之代○其購書也○尤正大而光明○

欽定淵鑿類函○文學部中○特列求書一門○意在寶貴昭然矣○雍正  
乾隆兩朝○購書徧天下○屢頒

詔旨○曉諭諄拳○模模周密○書上達○寫畢卽還○

題詩寵異○

賞給圖書集成○佩文韻府○與得勝各書○以書酬書○乃覺尤雅○而  
吾甯之天一閣○漫準式樣○大吏誥誡○如家人父子○此故事之當億

萬禩歌頌弗衰者也。夫孔子以布衣而創購書之局，牛奇章建言  
奉以爲宗。

昭代鑒之光，光大典，邁越古今。生其時者，何其幸哉。

臚舉無遺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七五

東坡前後赤壁賦石刻考

陳仲祐

壽世之迹莫著於石刻矧有宋去今未遠而長公九一代名儒其所書醉翁亭記文壽承摹之樓觀詩元人摹之均載於石墨鐫華班班可考而前後赤壁賦二刻真蹟罕見然其前賦為長公手書自刻於鎮江焦山寺後賦則趙吳興書補刻於焦山者均屬草書雄奇嫵媚後先輝映而趙氏又有真書二本亦姿態橫逸吳興喜摹古刻於是書獨一再書之則其珍貴可知次則有明董思白文衡山摹之丰姿秀逸亦其亞也

國朝成親王胡高望所書亦有搨本俱工秀可喜繼美前人允宜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七十七

與真蹟所存並垂不朽云

有徵實語

自歐陽公撰後山寺對頤頤吳興書斷誠無遺而...  
有徵實語  
東坡前後赤壁賦

少陵無海棠詩辨

忻江明

海棠爲蜀郡名種。杜少陵避地蜀中。未嘗有一詩及海棠。人皆疑之。郭縝詩有應爲無詩。怨工部。至今含淚作嘔。妝之句。蘇氏詩亦云。恰是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題詩。王禹偁詩話以爲少陵生母名海棠。故諱言之。陸放翁以爲失傳。此皆後人附會之詞。未必確有證據也。聖人言詩。自興觀羣怨歸本於事。父事君。少陵身際亂離。負薪拾椽。而忠愛之意。惓惓不忘。其所著詩。大率憂民憂國之詞。爲多。初非若騷人逸士。尋芳摘豔。徒爲是蕪文也。故觀其全集。一千四百餘首之中。如武侯之柏。嚴公之松。竹以及丁香。梔子。崇實書院課藝卷四

七

早花桃樹。四松江梅。庭草。蒹葭。蒿芎。諸題。涉於草木者。不過十餘篇。特百中之一耳。至如苦竹。惡樹。病柏。病橘。枯柎。枯櫻。諸詩。大抵卽物見志。自抒其沈苦鬱結之懷。而非必實有所見也。偶然無海棠詩。亦何足異。而卽以母名附會之。抑惑矣。如以爲失傳。則豈諸名卉之目。不見於杜集者。皆失傳耶。吾觀少陵在蜀時。謁先主廟。有云。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悱惻纏綿。不可卒讀。其心事已顯然可見。而謂有意於海棠也哉。國朝沈歸愚。謂少陵詩。純乎性情。其大意有合於聖人言詩之旨。不當僅以詩人目之。可謂真知少陵者矣。

撤去諸家說以全集所詠為證非熟讀浣花詩者無此確鑿見解

崇實書院課藝

卷四

美



翰

撤去諸家說以全集所詠為證非熟讀浣花詩者無此確鑿見解

少陵無海棠詩辨

陳家鉅

少陵全集詠花詩僅庭前甘菊花和裴迪送客逢早梅題桃樹及江梅四首而已此外附見他篇者如漢陂行云菱葉荷花靜如拭偏仄行贈畢曜云辛夷始花亦已落遣興云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高進艇云並蒂芙蓉本自雙秋日夔府詠懷云白種陸池蓮秋興云已映洲前蘆荻花千秋節有感云羅襪紅渠豔皆堪約數而惟海棠曾無一字道及鄭守愚詩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心爲發揚按海棠蜀中最盛少陵自同谷往依嚴武草堂築成花木綦繁觀其乞桃栽則曰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爲送浣花村覓綿竹則曰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覓橙木栽則曰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覓松樹子則曰欲存老蓋千年意爲覓霜根數寸栽覓果栽則曰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獨於海棠不一託詠未免憾事陸放翁以爲失傳然細玩郭種詩應爲無詩怨工部至今含淚作嘔妝蘇軾詩恰是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題詩似非失傳或又謂少陵世稱詩史格律謹嚴不工柔媚之作試與讀麗人行何嘗不柔媚耶王禹偁詩話謂少陵生母名海棠因而無詩此說未知所本年譜曰先生母微故歿而不書竊意海棠之名近是矣錢牧齋箋註又力訾誕妄且少陵父



名閑小寒食舟中作。娟娟戲蝶過閑幔。顧諱母名而不諱父名何也。禹偁之論恐不盡然。大抵少陵詩憂國傷民居多况安居草堂。祇閱周歲而海棠無詩亦一時偶未之及耳。尤可證者少陵下湘流無水仙詩。思洛陽無牡丹詩。即在成都而不必定有海棠詩。然則人烏得以蜀多海棠而疑之哉。

於浣花全集融會貫通故能如數家珍結處一證尤可箝紛紜之口而釋其疑。

之口而釋其疑。於浣花全集融會貫通故能如數家珍結處一證尤可箝紛紜之口而釋其疑。

名閑小寒食舟中作。娟娟戲蝶過閑幔。顧諱母名而不諱父名何也。禹偁之論恐不盡然。大抵少陵詩憂國傷民居多况安居草堂。祇閱周歲而海棠無詩亦一時偶未之及耳。尤可證者少陵下湘流無水仙詩。思洛陽無牡丹詩。即在成都而不必定有海棠詩。然則人烏得以蜀多海棠而疑之哉。

